順菴集 二

共十五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上星湖李先生書 ○先生諱瀷 丁卯

再度造謁出於積歲尊慕之誠非敢謂此陋質可以承教矣月前卲南便忽伏承手書仰審初寒動止萬安馳慰遙溯第蒙不鄙仰質疑禮逐件指教賜諭勤厚有不敢承當者悚惶退縮之餘得以見與進不保往之盛心而自幸不見棄於並世之大人君子則顧此下品之質或有從善之望矣感頌無已信後月改冬候不適伏問靜養氣候一向康寧否仰德之懷靡

日而弛鼎福拜違以後忽已數月親癠身恙殆無寧日加以荒年窘束殊甚無展卷之暇目看天賦之衷日就顛倒而莫之知救良自悼歎鼎福幼而失學長迷厥方不知目前大路明白坦蕩自易尋覓而浪自奔忙于百歧千逕之間若夫歷代諸史世務經綸之書至如兵謀數術陰陽駁雜之類靡不歆究而本原不厚立心太躁竟無所得而年踰三十點自循省愧咎交積思欲就正於當世之君子幸若憐而教之則雖不移之質庶有善反之機矣然而家貧身病徒步從師之計終違素誠所願不過守定冊子為鄉里之

一小儒耳由前而言則立志虛遠終無所當由後而言則志氣摧落甘趣卑下一人之身而兼過不及之病如此而不為小人之歸者幾希矣元來氣質輕踈愚妄故變化之難至於如此乞從此猥蒙不棄頻加箴砭指示正路則何幸如之古人有以不遠復三字為三字符又論誠自不妄語始皆終身受用為世大儒此雖不敢倫比於今日而區區請益之意願得一言之教欲為沒身體行之地受病之由已陳於上明示對症之藥千萬伏望冬前切欲造拜而屢圖欵叚不得又當專伻仰復而僮指無可使者玆因邵便轉

達不敏之罪無所逃也禮書浩穰卒難硏究每以爲
憂前日賜書中所著禮說下惠之諭伏感伏章易理
深奧有非後生所能強揆者而卦變之說終有難通
處略記所疑別紙仰呈下示幸甚義當無隱故辭涉
僭猥而不知止主臣主臣餘伏祝若序增福以慰瞻
仰不宣

上星湖先生書 戊辰

前上一書雖甚狂謬實出衷赤不欲爲掩惡之小人
而自盡其固陋矣伏蒙元日賜書大度包容不以罪
而教之指示本原勉勵益篤眞若有可教者然莊誦

感佩不知所諭竊恐資淺而質下氣輕而志弱一時
從善之念雖切悠久剛制之德不足自欺之過又能
欺于先生長者之前則罪固不容誅矣惶悚之餘反
而思之若或因此不失其良心而稍去太甚使此生
之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不終為醉生夢死之
歸則是先生之賜也何幸何幸邵二泉語誠覺有病
試以自己受病處言之內而本地不固故恐有始勤
終怠之慮而務為自恕之態外而畏人非笑故常思
同流合汚之計而求免世俗之譏半上落下終至於
內外俱亡蓋由於假道學之言誤之也今承下諭益

功敬仰主靜居敬自初學至成德不過惟此二者而
已顧念庸下實有不敢當於學問之工程以是悚懍
恐負今日提教之恩耳

答上星湖先生書 己巳

客臘拜謁出於一歲之後而陪寢二日遽爾歸來伏
慕益復區區前日二書垂諭主靜居敬之訓君子所
貴之章非敢能之矣終身誦之韜晦一節謹當服膺
而改名事終欠平正道理名雖改而此身則猶夫人
也此當盡其在我者而自守之耳故未敢即承命未
審如何

上星湖先生書 己巳

潦暑比酷伏問道體起居萬安令胤病情若何伏慕不任區區鼎福疾憂叢裏工夫專廢從前冀無大過者惟其日對古典以為禁惡之法文今歲將半而不讀一卷書此心將何所湊泊實理將何以見得惟自悶憐小學聞命以來常置案上而昨非甚多愧懼交深一命之 除誠出慮外除目初来不知以何懸注後聞前日蒙師擬以經學令者 寢郎注以門蔭經學則無其實門蔭則失其序二者皆不可冒出或言呈于天曹明其失次不仕之由而此却有嫌不過欲

滿限自止之耳然而无妄之福非喜伊懼日後復爾
則不知何以處之也尹丈書中先生諭以經學擬注
則審慎其出處云故敢并告之餘不宣

答上星湖先生書 辛未

鼎福往来門下六年于玆前後陪侍不過數日猥蒙
不棄雖在半席片辭之間教誨之勤撫愛之篤恩同
所生常念先生春秋既高賤子年又晼晩每欲及時
日在函丈躬承謦咳不意親癠積歲沉困繼以俗宦
又來相廹奔走汨没而先生又遭大慽患候彌篤矣
不言之憂蔵心之慮無間時刻而當此陽復之際禱

祝微忱尤不勝區區意外伏承至日賜書得奉于累月曠候之餘私心慰幸若抱拱壁第伏審患候猶然伏覩字畫戰掉有艱澁難成之態亦可以仰揣病患之緊重矣敬玩累度慕慮之懷益復無涯矣鼎福素以昏昧之質早歲沉嬰奇疾父母之心常以死生為慮不加以學問之事終致失學而兼以家事窘約無所止泊故課治田農又不能專意于學然而一段不昧之心稍見于心目之間自謂若此而終焉則馬牛裾而狗豕食矣遂取古經史而讀之口誦手抄畧知古人入道之序人己之分而未免有日暮途遠之慮

貪多務得不能實用其力故日用之間動多跲躓七情之發多不理裁或有為鄉里之陳人不知此事之為何如者之所不為焉靜而思之愧恧山積自見先生以後雖不能日接耿光長承雅勅庶可倚以為重警此昏慵六年之内無少改乎其故而終始一套此未得其要而然耳竊嘗觀於古人之言而有得焉曰惟此一理盈天地貫古今該物我兼動靜無處不有無時不然若用功於格物致知之學灼見事物本然之妙則其彜則之間自有循序而漸進者矣而頭緒多端難以一見劈破矣故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

敬進學在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敬之所以
貫動靜知行而一之者也常以賤疾之所在而推之
則心力短弱氣質脆薄既不能盡意究嚴又不能高
聲誦讀若強爲則精神反復耗散而氣亦薾然處事
之際亦復失當矣是以欲得一靜僻處涵養本原收
拾放心使本地牢固然後以之格物而致知以之應
事而接物常使心爲之主而不爲事物所勝則不至
有紛擾難解之患而又入世路滚汨埃臼素心又違
矣雖欲棄之不疑而祿仕之計又不知其不才而不
能止痛悼悶惻當復何喻繼自今當無事端嘿有爲

省察毋敢自絕于大君子而輕忽之質惟以復蹈故轍是恐是懼耳不勝仰德敢貢愚衷不罪僭易復賜明教幸甚道東録與尹丈有謄出之議欲俟下教而為之耳餘不宣

上星湖先生書 癸酉

粹語篇次儘有可疑故僭易改定仰稟且其章次專以文集之序編定故前後緩急或失其序亦與尹丈商量改次非敢分裂長者已成之書欲為己功也實出於貢愚獻疑之意並乞指教密城安景漸欲不朽其先德携卷進謁其誠可尚也然未知精力可以及

此否頃日景協書或言鼎象也反鼎爲革革有風爐象洪範曰金曰從革亦指此未知其義所謂或言未知出於何書而愚見風爐之象革果有爲下體火中竝木上炎金金在木火之上有風火鼓鑄之象正似風爐然矣從革之義未必不由於此歟以此相答而便使無憑敢以先告請教耳

上星湖先生書 癸酉

粹語病裏校檢固多踈漏而自謂是八九分得正之書奉稟于先生就質於尹丈刪定幾盡無欠末梢尹丈有書以爲既以粹語命名則言行不當兼採篇中

論行處皆當刪去此事侍生亦嘗念及而第意下以為此書就文集及諸家言行録中取其粹美之語與程門粹言微有不同而凡例中亦己言之矣由是不以為疑未及相質累次論難于尹丈而未見肯可然愚意則終未知為不可也伏未知如何更賜指教序文主復莊誦二三句節未免有可疑處敢此仰稟彬彬乎大哉下十字接續處似突然刪之如何斯文也哉下十四字語意似露恐當改定愚意則或以其生晩不得摳衣於先生之門徒能讀其書云云未知如何末段嗚呼以下亦欠渾然愚意則亦或以為子思

子子程子皆後人尊慕之語也東人之尊慕無過於退溪則李子之稱宜東人之無異辭也觀此篇者幸有以知之云如此措語未知如何義在無隱敢此貢愚不任惶悚下荅尹丈書混封于此來書中伏想先生之意亦不以披看為嫌故與竊人私書之意有所不同遂敢披玩則書末論傅徐輩當書誅書殺之例侍生平日於綱目之書講之稍熟於他書而筆法之可疑處甚多又與凡例大不相關行狀所謂以未及修正為恨者果是實語也節義是史家之所褒而戰國之際君臣之義掃地如有一人僅死難則固為空

谷之跫音王蠋之死可謂卓越事當立綱而反沒之
但註于目下至若後代雖一時戰亡者必書死之不
厭其煩此正未可知也筆法又或有討殺等例後儒
以為書討以誅其臣之罪書殺以彰其君之惡筆法
果有如此格例耶嘗疑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釋者以為商曰祀稱祀者與箕子之為殷臣也然則
十三是武王即位年數祀是殷稱如是混稱終覺不
安伏乞下教至若郎公宰文士及卒臨淮太守郄超
卒如此筆法固有懲惡之道耶此書所疑不可毛舉
適因一二條敢此仰質焉下書中歐公取謗事及李

平叔論四七道次寄啓之類皆承教第有書答奇明彥有數句難曉者若以尊師之重而并與未得為已得是自欺非事師之義耳伏未知此指何事耶餘不宣

上星湖先生書 甲戌

綱目與凡例相違者多而自唐以下尤甚書人薨卒自有其例書爵書卒而註其謚曰某盖不可以死後之稱加于未卒之前也朱子常言左傳獨陳桓公一處稱謚此亦可見而文貞公宋璟武穆王李光弼忠武王郭子儀之類分明是未及修正者而後儒論之

曰書謚為褒崇之意此皆出於隨處解義非得朱子本意者也故侍生常以為欲讀綱目當依凡例與凡例相違者逐綱而註之似不失其本旨也尹丈亦言如此伏未知如何歷代奸凶及馮道之類固當為死例反以書卒誠為可疑丘瓊山世史正綱筆削頓異至若王安石以變法亂天下字說乖聖經遂書死此等筆法果如何耶蕭琮事竊嘗疑之未及仰質今幸下示受教多矣上書叛下書死則朱子之罪琮明矣推此義而言之則是育我之德反重於生我之恩而沮臣子興復舊物之志矣求之義理必不如是而特

筆若此劉友益尹起莘輩從以罪琮不遺餘力誠未
可知也然則改叛書奔則奔為有故之辭似或可矣
前日在江華時見林經歷象鼎頗有史學有所編輯
立綱之時多有所問至武庚事林云當書誅與管蔡
同筆侍生以為在管蔡則當書誅在武庚則當書殺
武庚不識天命之罪固有之矣至於以殷遺孫欲復
舊物則武庚實無罪矣先儒云周之所謂頑民即殷
之忠臣此不當書誅林然之遂以殺武庚誅管蔡立
綱此事心嘗疑之今并奉禀裁是下殺上之辭也子
於母后稱臣則母之於子不可以在下例論之也誠

如下教然而馮太后胡太后皆書弒此似不拘於下殺上之義夫君一而已婦人有從子之義雖為母后以坤道推之終是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上承宗廟下臨兆庶尊無二上而太后酖之於此言殺不得書弒之義似無所疑伏乞更賜指教若以弒為不可則實無代此而為說者嘗觀晉書凡中國之人為胡羯所殺者皆曰某為某所害然則以害代弒或可耶不然則曰太后進毒於魏主魏主殂云而弒害等字不當下耶下書中楊國忠是李輔國也輔國殺皇后張氏張氏固有罪矣而輔國豈敢殺耶此殺字恐誤至

若盜殺李輔國者似是特筆無可疑者輔國有罪代宗不能明正其罪而行盜賊之事以殺之書盜殺所以病代宗也無關於輔國伏未知如何

上星湖先生別紙 甲戌

蹊路當前可細分士生求志亦曾聞秋蛩抱葉休悲歲昂鶴冲霄本寡羣誰使夜留滄海月卧看風掃太空雲青山儼立惟吾友也有心存說向君伏未知此先生所咏耶有人來傳此嘲世而作愚以為此不過咏懷對景之吟何句是嘲世語耶其人然之而去竊思之世情良可險矣不辨黑白率爾立說弄假而成

眞卒致悠悠之談大抵然也前日在京時不知者三四人謂觀疾書多所指斥雖不與語而心甚不安此不過謄借之際初是相好間二傳三傳或掛于時眼也敢此仰告耳此詩頷聯似欠亭亭物表矯矯霞外底氣象而少有羣累之意未審如何耶

上星湖先生書 乙亥

窮廬病伏萬念都灰而每奉先生手札若抱拱璧心路乍開雖墜此瞢騰界中而一脉向善之心猶存而然耶正月念後伏奉立春日下書今月望後又奉正月念八日下書書問荐加軫念死生兼示藥方伏切

哀感因伏審氣候康寧不任哀慰之至先人閫内言行實有不忍沒者但幽潛未顯名不登於史策若無記實文字垂示來裔此固後承之至痛竊念小子之於先生情無所隱有懷必達故不敢自外前有所陳稟者而悚仄以俟伏見下書有督還家狀之教疾病垂死之中感歎愈切玆敢再拜封納固知此事有礙於靜攝中而事蹟甚少文字必簡不顧邊幅之小嫌欲以副幽明附驥之至願也且一紙是王考墓文而桐湖朴掌令所著也先考在世常欲摳衣門下仰煩誌文而荏苒歲月不得遂意疾病之際常以此為恨

並以仰呈以俟進退之命若憐其至願賜以一言之重則在不肖繼述之意亦將有辭矣身抱羸疾不能躬詣遞人轉上自訟罪咎無所逃焉伏乞恕諒焉前日下書有欲知疾書中指摘之論今世人大抵哓哓好譏謗豈能知書中意而如是耶穀山筆塵昔年從景命所得見蓋中國意思不草草如是又觀綱鑑史斷有曰于文定者意其為于慎行今以得見其史論為教有疾如此不敢奉請而受教也

答上星湖先生書 乙亥

鼎福練縹已除慟隕愈切五月以後始讀禮書以家

禮為主而先自喪禮始考以三禮叅以通典及先儒諸說而疑奧矛盾不能通透伏歎朱子後為家禮學者儘多而無逐句注解者又無援古相證者今以疾書為主而句解之先儒說之發明者亦於圈外增入欵如論孟集註之例為家藏考閱之地而見識未到用是為懼耳

上星湖先生別紙 丙子

恒以疾憂奔避累年舊舍頹廢無以庇身令舍季家督手執斧斤躬自築室而邀洞中少年之能鄙事者助役不旬而成其制象菴字形菴之為字廾以茅盖

也一横梁也人環椽也电中立一柱而成四間也二柱則六間三柱則八間其用尤廣東北峽民皆為此屋自述梁文有曰三柱高標前後敞八間之屋一梁上覆左右環百餘之椽其制可以想知矣前面二間為室以居名曰順菴盖取其字而名之竊謂天下之事惟順理而已中一間為堂為應事之所茅茨土堂耕樵布糲誦詩讀書莫非其分故名曰分宜又隔一間為室名以湛肅祭祀時齋所也後面拓三間為蔵弆器物之所東北一間奉安家廟爲門下所居深山之中環一洞方數弓餘山名靈長在漢山西南三十

里而近三田浦南四十里而嬴累世丘墓在烏耕稼樵牧不與人相干足不出洞外于今三載雖居憂疾病之使然而性亦簡拙而然矣鼎福忝在及門之列已踰十年矣前後賜書誘教精粗巨細畢露無餘惟此可以終身行之有餘更何敢煩溷於靜攝之中而竊願一得堂記菴銘為没齒誦念之資伏乞俯念不任悚仄之至

上星湖先生書 丁丑

喪祭説前後賜教諄悉謹當奉行而家禮奉四世之規為擧天下大同之禮故大夫祭三代雖見古禮雖

載 國典而東方之士不遵此而遵彼者盖以家禮爲重也到此卒難變通而至若祭物一節則朱子於家禮曰貧則稱家之有無於語類曰隨家豐約如一飯一羹可盡其誠知此意則品味之多寡不必一如家禮之式而籩豆加減之數要不失其義而已易在萃則用大牲吉當損則二簋用享朱子之義亦本於此矣今人或富厚貴顯飮食若流而反薄於奉先或貧窶無賴不能備籩豆之數則亦公然不祭二者均爲不是矣凶年祀以下牲國君猶然況士庶乎後世祭祀繁重有忌祭有墓祭有節日之薦古人只有時

享而國語士庶人舍時則亦只歲一祭而已士之一籩一豆大夫之二籩二豆其視後人無已太簡盖不如是不能保守百畝之田矣觀其祭祀之節而其他儉約亦可推知矣中國土地膏沃物產豐饒而制節謹度猶且如是况東土地瘠物薄最號貧國且拙於理生而其可濫用乎妄竊以為祭祀之禮當視其家之貧富歲之豐歉一年經用之饒乏而為之節度定以三品家苟富也歲苟豐也當如家禮六籩六豆之數而不得過焉否則籩豆或四或二而鼎俎餅麵之屬隨而裁減又其下則一籩一豆亦無不可又不及

此無以為禮雖糲飯菜羹當祭之無闕耳鼎福雖甚貧窶猶不至於瑣尾則只得保守墓田一味節嗇而一歲之內祭祀許多雖以二簋之義而享之歲末計之費錢甚多貧士之錢惟在於以穀貿之穀無多而貿錢不已則其餘幾何為是之懼今年定祭儀墓祭依 國制用寒食秋夕而廢正朝端午廟中存二祭用冬夏二至又有忌祭而祭物則於上三品之中用其中下二品而裁制爲其要不欲負債於人不欵典賣物件只欵於一歲之中觀其所入而為之然而土地內縮人口外廣亦不能必其如是矣此出臆料不

能自信復此仰告

上星湖先生別紙 丁丑

古禮人臣為君制衰以終三年不如後世白衣笠之制也君諒陰三年而冢宰攝政則亦以衰服行事耶衰絰既不可以行事羣臣盖別有其服矣曾子問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之訓以我 國事言之惟守
陵官可以當之餘雖貴近居官者恐不可如此古今雖有不同古之人豈以泛然任官之人在君喪之中不行親喪可乎近觀西洋書其說雖精覈而終是異端之學也吾儒之所以修己養性行善去惡者是

不過為所當為而無一毫徼福於身後之意西學則其所以修身者專為天臺之審判此與吾儒大相不同矣其天主實義曰天主怒輅齊拂兒變為魔鬼降置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始有地獄按此等言語決是異端天主若為輅齊拂兒設地獄則地獄遂是天主私獄且此前人之造惡者不受地獄之苦天主之賞罰更於何處施之耶又畸人篇云額勒臥略代人受地獄之苦按天主之賞罰不以其人之善惡而或以私囑有所輕重則其於審判可謂得乎若然不必做善諂事天主一私人可矣又辨學遺牘者即

蓮池和尚與利瑪竇論學書也其辨論精覈往往操戈入室恨不與馬鳴達摩諸人對壘樹幟以相辨爭也先生其己見之否實義第二篇又曰有君則有臣無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此所謂氣先於理之說此果如何

上星湖先生書 丁丑

國母服禮不曰為小君而曰為君之母妻期則是本無服從君而降也若庶民則雖在率土之內而從君之義有推不得者故無服五禮儀內喪庶人十三日而除卒哭前禁用紅紫則 國制亦有等級矣今無

貴無賤悉從終喪白素之制者遵何禮耶或中間有所變改而不能知耶先生前啣雖與流外一般而與古庶人在官者有異則其勢必同于命士之列矣雖無 肅謝之例又以疾不供仕之故而欲自處以庶人之義則或太過矣我東士族之名自成一俗與古異是以儀註亦云生徒白衣笠以從喪制與庶民區而別之則只當從此例而已此外恐無可論期後諸臣除服而 主上猶持重服則貴近之臣似不可以吉彩進見矣君喪謂之方喪則與父相比而制之也下教所引縞冠玄武子姓之服證諭明白恐不可以

衰服升縷之少異而致疑也未知 國朝前例之如
何而近覩麗史明宗當太后喪卒哭後謂羣臣曰朕
尚帶皂而卿等獨帶紅耶云則以帶紅從吉爲未安
也況今禮教休明之時乎愚意則貴近之臣以淺淡
服烏帽角帶之制從事恐爲得宜未審如何古今稱
帝王能行三年喪者四君晉武魏孝文宇文髙祖完
顔世宗而能遂其志終三年者惟周金兩主而已孝
文初欲行三年爲羣議所尼爲期年之制故胡致堂
曰孝文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月而禫是用古者
父在爲母之服不中節矣今以出於資治通鑑及北

史者別紙仰告

別紙

通鑑後魏孝文太和十四年九月癸丑馮太后殂冬十月癸酉葬永固陵甲戌謁陵王公請公除不從己卯又謁陵庚辰引見羣臣曰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期雖不至期蘊結差申十五年四月癸亥朔始進疏食甲子罷朝夕哭北史無此條甲戌魏李彪聘齊齊人設樂彪曰主上孝思罔涯興墜正失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不敢承奏樂之賜九月丁丑帝率羣臣哭己帝易服縞冠革

帶黑履北史無此戊子晦帝易服縞冠素紕白布深衣
以祭北史無此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禫於太和廟袞冕
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北史無此甲
子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樂懸而
不作北史無此十六年正月朔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
不樂九月辛未以太后再期哭於陵左

上星湖先生書戊寅

自叙文平生慕二人三代以後有宋以前若無此二
人千餘年間幾乎寥寥矣非曰為第一等人而學固
止於此耳盖甲戌冬間病且垂盡歘於未死之前收

拾先狀又於自己心事亦有遺意倩筆呼草聊以為戲其中絕不道儒家語者蓋俗人稍讀濂洛書十餘卷則晏然高自標致以程朱自處然而夷考其行全不相掩故以是為嫌欲脫其套耳非不知吾家大門庭有戰兢臨履真正好道理也後來自想亦不能滿意繼編希顏錄附以濂溪明道二先生敢為一絕曰淵明放曠終非道諸葛功名謾瘁神陋巷閉門無箇事程花周草一般春然而夾雜之心自不掩于文字之間以致函丈之疑訝益增愧恨激仰二字謹聞命矣倭書有和漢名數為名者二卷即我 肅廟庚午

年貝原篤信之所著也轉借于奉使人家即為推去
故不得納上伏歎倭初都太和州故盖以和為國號
猶清人之指建州為滿也其歷世篇云上世有天神
七代地神五代盖謂君為神也至狹野為人皇始祖
即所謂神武天皇也以其書考之則其立與我 肅
廟庚午為一百十四世二千三百四十年證以中國
史則當周襄王之二年辛未矣一姓相傳至今不已
是中國聖王之所不能者誠為異事而封建之法能
行焉且其器械之精妙制度之一定則不可以蠻夷
忽之也若文之以禮樂則誠海中之樂土也闕白之

興始於源頼朝當宋淳熙間以鎌倉將軍（鎌倉關東地名）遂用事大臣平清盛廢弑安德天皇遂擅國政鎌倉將軍歷十世一百四十九年又有足利尊氏者代之即元文宗至順間也又歷十三世二百三十一年而信長代興秀吉代信長家康代秀吉其國亦有忠義之士常憤東武（武藏州關白所居）之雄剛西京（山城州倭皇所居）之微弱欲有所為而但六十六州太守家眷皆為關白質子故不敢發前有山闇齋及其門人淺見齋者議論以許魯齋仕元為非今有淺見門人姓若名新鏡者字仲淵號脩齋好學善談論自比於岳飛方孝孺恒

有興復西京之志然則果奇士也關白稱征夷大將軍所謂夷似指蝦蛦也其國甚大恐其強盛難制故有此稱號而關白之常居關東亦豈非彈壓蝦蛦而然歟蝦蛦地近我北道後漢書鮮卑檀石槐擊倭國獲千餘家使之捕魚助糧則其去女真地不遠矣倭國雖云在海中無外侮然而天下之事變無窮蠻夷之盛衰無常女真中更有如檀石槐者出而蝦蛦亦復煽動則其國亦難保矣

別紙

今婦人首飾為一大政令未審若何而可乎考古

禮不過副也編也次也笄纚也而已若以髢爲胡元之陋俗則恐有誤詩云不屑髢也左傳髡己氏妻髮爲髢莊子禿而施髢云則中國古時用髢禮經外傳記所論亦難掩矣中國史東夷傳謂百濟女辮髮垂後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新羅傳婦人辮髮繞頭此盖今俗也史亦云新羅服素句麗百濟皆服白云則白亦我東舊俗而說者謂今人尚白是太師遺風亦或然也然則韓爲朝鮮遺民則雙紒繞首之制安知非箕王舊俗耶家禮笄條有冠且宋史王雱携婦人冠云則中國宋時盖有

冠而以禮男子冠婦人笄對說之語觀之則冠亦非禮矣通考高麗傳婦人鬐髻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貫之簪云者今未知何制董越朝鮮賦女鬟掩耳首戴白圈壓眉富貴者面蔽黑繒戴一匡如大帽簷今無其制則亦不可知矣今俗簇頭里倣古何制耶麗時元公主來後變胡服宮人服色亦必元俗簇頭里為今宮人所着則後來雖復衣冠舊制而宮中則因舊不變至　聖朝猶然然則簇頭里亦元制也忠宣王時元太后賜淑妃姑姑姑姑婦人冠名此亦何物耶趙重峯東還封事

論婦人首餙有髢髻鈹子之文其制束髮于頂覆以絹今亦不知為何物也家禮笄禮婦人雙紒與男子同其制亦不可知或如我俗男女編髮雖同而以服別之束髮雙紒男女無異耶以禮言之男女纚笄皆同者抑何耶若以總束髮則無俗稱頷門縱紋矣(마ᄀ리)嘗觀唐畫美人圖頂有髻而頷上縱紋直至半頂則亦必雙紒故也雜記曲鬠注所謂如髻髻者為今何制耶古者章服制度盡其華美而婦人纚笄以今思之徒增醜惡未審不失纚笄之義而欲使制度華美則如何而可乎

上星湖先生書 戊寅

曠候浹月春又盡矣伏問氣候若何向承未寧之教日夕憂慮靡所知届天生先生窮而在下使之發揮經傳牖開來學意非偶然宜其壽考康寧巋然為後生之依仰而但春秋高深區區下懐不敢少弛今月既望夢陪杖屨奉誨如常覺來悵慕曷勝形喻未審已有勿藥之喜而靜玩有常否鼎福將毋粗遣幸無過此犬馬之齒漸長鬢髮滄浪牙齒疎豁不覺時年四十七而兼以痼疾纏繞志業荒廢天賦之性日就顛倒而莫可振拔自憐奈何索居之久任放成習矜

傲日長究厥病源未必非太史公為祟也此尹丈所
以前後勸戒非但為勞心害病而發也師友箴戒其
可忽哉編史之工近日停止欲待身家之少健識見
之稍進置之於勿忘勿助之間先生前後賜札諭及
東事者雖片言隻字亦别抄一冊以置為後日受用
之資耳大抵後世著述太繁疊床其流寔多是
以篤行之士每加詆訾此誠然矣然若疾書之屬明
覆所照精義自發如使一向緘默不為劄録則後人
何述至若東史實無一統文字又無一人辨别疑案
使有東數千里内數千年事蹟投之長夜中而不知

顧爲誠有其人不可以著書爲嫌而止爲者也小子才乏三長學無一得何論於著書而惟此一心則每悢悢不已也尹丈專以著書爲不可是雖切於向裏近實之工而似欠開物成務之意也蓋古人著書不得已也後人著書可已而不已者多此意則誠不可不知也未審如何學貴上達莫要於下學論語一部皆就有形象處立教而顏氏之四勿曾子之三貴其尤著也容貌辭氣之間日用動靜之際無非此理之流行天叙天秩在爲此雖平日所願學而氣質粗率疾病沉綿因循汩溺偷惰放肆應接之際往往爲客

氣所秉有時自念悔恨無已雖不能日造函丈躬承謦咳而如此習氣必多發露於文字之間而難逃明鑑中矣若蒙不棄更賜箴砭以卒大恵何幸如之既無往来傳說之人而聲聞相阻則小子雖有踰節犯分悖禮傷德之事先生何由以知之每以是為懼恐累師友向日尹丈畧施規勉感幸何喻近來世間交際往復書每多奬與之言實無攻惡之事盖世道交喪恐致爭端惟以諛辭相悅也近讀南軒集其與朱子書有曰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忼慨如此等類恐是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者所謂酒

酣氣張悲歌忼慨八字朱子何嘗至是而不能無少踰節者故南軒及之耳老泉壯心還向酒中來之句朱子亦嘗譏之而其南岳詩有濁酒三盃豪興發朗吟飛下祝融峯之句朱夫子蓋多豪氣致然也古人於威儀心術之間謹之如此讀之惕然驚懼茫然自失也鄉約事念亦至此但一試之今己委他人矣鬼神事向日尹丈言當以程朱為據語涉程朱誰敢異議而第含疑不發徒依先儒說話影響彌縫而為之說不欲破綻被譏於人其中之所疑者則終未晰然也敢於別紙仰禀此非猖狂妄自為論也實有其疑故禀問如是伏乞更教之也中國人以立論為主故歷代史論

其麗不億而東人則不以為意雖或有之多不滿意無以討出正議伏歎東人每忽東事不知渠所樹立雖大畢竟終是東人身居此土不知其事誠可憫歎今節使來傳道大國皇帝掘明諸陵有僧法明書諫被殺云天下事亦可坐而知矣豈無一箇不惜死男子讓于一髡頭人而不為言乎意者欲長其惡而速亡之也山僧之論世事亦千古異聞於渠之道雖未為得比於楊璉真伽不啻霄壤矣月初聞慶安驛路有日本禮段上去之言此或是國幣也我人終無遠慮每謂倭不足患此却不是向來參事終是邊釁之

兆媒者也倭釁每從馬倭起觀平義智事可見矣馬倭居間矯誣甚多若傳關白之命而求難從之請者則我諭以當馳一使面稟關白而定之云則亦或驗其眞僞矣夫兩國相交必無公然生事之理自古天下之事每從微細而起且聞彼人武秇益精奇技益聚海中諸蠻有好器械多奇才者則必厚賂而招聚之云其義雖在於尚武實非居鄰者之所樂聞也且戊辰信使時彼國書末有云惟冀親睦無違休祥可期下語似有意當時恨無一人使改其句逆揆其意也如此等事實是杞國之憂而使人聞之必發一笑

然亦不敢不盡也下覽後丙丁之伏望

別紙

鬼神之說以繫辭祭義及濂洛諸先生之說觀之其情狀可見而終有所疑其等有三有天地之鬼神有人死之鬼神有百物之鬼神人死之鬼神其理最難明後世論說有三儒者謂氣聚則生散則死而歸於空無西士謂氣聚為人既而為人之後別有一種靈魂死而不滅為本身之鬼神終古長存佛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輪迴不已若如儒者之說則聖人立祭祀之義明有祖先鬼神來格

之理若徒爲孝子順孫思慕之心而設則是不幾於虛假戲玩而不敬之甚者乎雖云祖先子孫一氣相連故有来格之理祖先之氣已散而歸於二氣之本然則惟漂散虛空與原初不異復有何氣更來乎誠有來格者則其氣有不散者存明矣若如西士之說則人無論善惡皆有靈魂有天堂地獄之報亘古恒存其鬼至多所謂天堂閒曠或有可容之理所謂地獄地周九萬里其經三萬里三萬里之中豈能容許多鬼神假或容之地有形質窒塞無空鬼神雖云無形亦何以容之耶謂之散

有遲速則可謂之來世不散則不可矣如佛氏之說則其說尤為誑惑不可專信而其中亦有可疑者矣夫天下之道非一而儒外皆異端也儒者之道語常不語變變固不可測語變不已則將荒誕不經而歸於異端之無忌憚也是以聖人不語怪而已怪未嘗無也以詩書觀之君臣交戒必以上帝祖考神靈言之若無其實則聖人何為以人所不見怳惚難信之事誑譎于人而人亦信從之乎明有是事故其言亦如是矣殷人尚鬼豈若後世愚民之誘惑于巫覡者為也是必多有實事之可

言而安知非焚滅之餘亡而不傳耶後世語常之道勝若一語一事稍涉于不見不聞則輒歸語怪之科是故立教者慎之而不敢守常者只欲依倣先儒之說而終未能晰然無疑也竊嘗思之人之生死以大體言之儘由於氣之聚散如火滅烟散騰空而消滅者其中亦或有不散者如西士之說如真金入火混體消融而一點精光猶有存焉其中亦或有輪廻如釋氏之說矣若有未散之氣則其聚而復生亦不異矣人之生也以氣之聚則鬼神非氣乎以史傳言之如識環記井其類甚多以

今世人家所傳觀之亦多可疑若是之類證之以
必然則妄誘之以一切不然則太拘其勢但不語
而已易云遊魂為變不獨為遊散而已至於為變
則蓋無所不有矣張子以遊魂為變為輪廻之說
非則何敢更為論說而其疑終未亡也程朱之說
亦多有引而不發者徒增後人之疑程子曰死生人鬼之理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語類朱子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必有其事昭昭不
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又曰識環記井之事此又別有說話○大全答王子合書曰天地
之陰陽無窮則人物之魂魄無盡所以有感必通尤不得專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為說矣又答董
叔重曰鬼神之理聖人雖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闕之可也○

按此等議論皆非可疑者乎花潭鬼神論與利氏說合而利氏則謂自有生人以来其鬼長存徐氏謂有久速之别徐說似優矣李子嘗非徐說則不敢復有所疑而終有可疑者存則不可以語涉異教為懼而含糊不發不就正於有道矣天堂地獄之說言語貌像終是異端然而果有未散之靈魂則必有主張者存有主張者存則賞善罰惡或不怪矣然而未梢賞繁刑重主張者將何以區處耶是其說之終有窒礙處也西士魔鬼之論恐其俗或然也凡人之善惡由於形氣性命之分魔鬼何能導人為惡

耶此論誠棄之當矣魂魄合而為人人死則魂升魄降魂固有神以傳記所存言則墓亦有鬼是魄亦有神矣是一人而有魂魄之別其神有二也三魂七魄之說出於道家其言難信朱子言之曰三七是金木之數然則一人之死而魂魄分為十箇神不其多乎醫書肝藏魂肺藏魄肝木而肺金洛書之位三東而七西故朱子之言蓋出於此而以金數為七則不可知也竊謂魂魄不可以二之左氏謂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西士所謂靈魂是也人之神一而已而有在陰在陽之別故有魂魄之名

不可別爲二物也

荅上星湖先生書戊寅

閒居無聊隨手抽架上書偶看明崇禎事當時未必無才而畢竟用小人未必無策而末梢用下計矜小察而昧大體慕近功而忽遠畧以至羣宵秉成賄貨黷政終爲民潰夷猾而國不保矣劉宗周之疏有曰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讀之不覺長歎及其無可奈何乃曰朕非亡國之君而諸臣盡亡國之臣終不知用此亡國臣者爲何人人人之難悟也如此天下事其可知矣

西遼大石果是奇事華夏之外五經之表亦自有人者非虛語也自古儒者每嚴華夷之分若不生于中土則盡謂之夷此不通之論也天意何嘗有界限永曆庚寅後事無聞柳磻溪集言我 顯廟丁未有漂海唐人曆書書永曆二十一年云然則或立國於海上否則遺民不忘不替舊號而私刊之若我人稱崇禎後之例耶永曆若存則吳三桂之建號稱帝何耶

答上星湖先生書 己卯

科擧之害唐宋以後言其弊者不一朱子以廢三十年科擧當恢復中原之語為是然則人才之汨溺莫

此若也孝廉賢良之科其名雖好揭此名而試士則似為不可自好之士亦豈欲冒此名而媒進耶終不若鄉擧里選之得其制而龐統所謂拔十得五者惟此為近似矣科法於程子學制朱子私議中酌量而行之則似亦有可行者而後世皆不以此為言者何哉

上星湖先生書 己卯

聲韻之學素所茫昧既承下教疑晦益深四聲起於江左則沈約以前三代以後許多詩句皆用韻語與今四聲不異者何也七音起於西域則中華聲韻元

無脣舌牙齒喉之別耶以七音而爲三十六字母所謂三十六字母者指何等字耶甞觀東文選申文忠洪武正韻序有云獨於入聲世俗率不用終聲甚無謂也所謂終聲即今諺文ㄱㄹㅅㅂ之屬也然則申公之言以入聲之有終聲爲可而漢音之不用此者何也試以我國字音求之呼開闢字則口亦開闢而不合呼闔翕字則口亦闔翕而不張宮爲喉音而呼宮則出於喉徵爲齒聲而呼徵則出於齒其餘商角羽字之出於舌牙脣莫不皆然似不違於自然之聲音而華音闔翕口不爲合者何也以此言之則林本

堯所謂東方方音為箕子正音者不其然乎侵下四韻與真下六韻華音不異而古不通韻者抑有音響清濁有不同者而然耶明人李贄曰元周德清自謂知音著中原音韻今洪武正韻多宗之余有侍兒工琵琶嘗譜太和正音止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與周德清之韻暗合也德清北人其音韻皆北聲故以六為溜以國為鬼謂之中原之音可乎至四聲而闕入聲尤為謬妄聲之有平上去入猶天之有元亨利貞地之有東西南北闕一其可乎觀李贄之言則我國音韻四聲分明其謂之正韻可也伏乞更教九頭

紀中四萬五千六百年或謂出於卲氏之說自寅會箕一度至午會星一度為此數而當為人皇以後唐堯以上之世其果然乎十九歲一章信不可易而頃日下書有四千五百六十歲之教此以二百四十乘十九所得之數也其數必窮於二百四十者何也曆家紀元各自立法如漢書上元至漢興十四萬三千二百五歲是也歷代諸曆不同卲氏倡元會運世之說實有自然之理此孰得而孰失乎太乙曆法號稱最要其法自上古甲子至今己卯為一千一十五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年假說此虛寛之大數實未可知

也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一歲以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分為一月古今不忒密察於毫絲之多少則顓頊之曆可行於今日耶時憲曆法不用中國歷代相傳之法而獨得其妙云而尚不得見略示其梗槩而教之幸甚年前庭策問元會之說對者皆失實矣今以經世曆推之禹即位八年甲子始入午會至今甲子為三千九百六十一年以運經世之十三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乙一百九十二經世之子二百九十三即月之午星之乙一百九十二星之子二百九十三為午會之十

二運第一世一年以一年言之則今爲五月十二日子時第一分卲氏此法必欲以天道人事叅驗其亦京房卦氣占驗之類歟漢儒經學多與後世不同疑其各有其傳而今亡矣以易言之甘賀焦京之學專出於緯書故其說今不同耶後世術家有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之說此出於太玄漢時已有此等說矣詩之關雎分明爲文王之詩而楊雄以爲康王之詩以此愈知後儒說經之不易也朱子嘗解叅同契正其篇次而後世得石函古本則經註分明而朱子所編則混而爲一不能辨正其文在百家類纂中矣

朱子於孝經有刊誤大學定章句為後世不刊之書而叅同契之爽誤至此以此言之後来一說讀書必依古本云者其信然乎新進雜戲未知出於何時栗谷之不為退溪之為各有其義而栗谷近正可為後世之師範誠如下教

上星湖先生書 辛巳

僿說目録類編納上若依此書出則可為全書而但其中儘多有稟裁者亦或有未及照管者鮮于浹丁卯變以箕子殷叅奉降賊金荷潭為監司論罪汰黜見于破寐録中此當時實事也先生或未及知而推

許至此耶此條刪之無疑六卷女多男少條當引周禮職方而却引漢志此類頗多矣還教幸甚此事既不得面禀則當與元陽商論而亦不可得奈何論語正名章子路之意盖謂聵既得罪於父而輒承王父命而為君則國其國也且君位已定勢有難處故其言如此此子路見未到處也而集註謂非今日之急務也語甚歇後而子路之意却不說出何也想當日事勢雖有十分難處而實未有難處者夫子正名之語欲使輒迎父立之也假使靈公廢聵囚之靈卒而輒立其將因其囚而不出乎必出而奉立然後可以

盡人子之責矣以君臣言則社稷重而君為輕事權
在手集註胡氏之論未為不可以父子言則父子之
倫重於社稷輒豈敢托以社稷之重而拒其父乎孟
子竊負遵海之語實得天理之正矣朱子答范伯崇
之語出於胡氏傳而甚有疑烏敢此仰禀因此而轉
思之國家難處之事莫過於帝王人倫之變試以本
朝事言之　太宗廢讓寧　成廟廢尹妃皆令羣
臣庭請世子小君后有毋道此豈臣子之所可請當
日羣臣多有後世所謂名卿者而皆承順無違何也
亦念人臣事君事小君之道微有不同事君則其義

無隱庭爭陳章明白直截為當而小君則位在潛龍
義當内存規戒而外致掩護雖有過失勿使宣露使
人心有所係屬可也若其失德流布使四海離畔將
若之何

上星湖先生書 辛巳

正名章先儒所論或不槩於心故常疑吾見之未至
而及讀孟子竊負遵海之文忽覺帝王家父子之倫
反重於宗社此外無他道理也今見批誨中又引孟
子此語深幸一得之見果是不妄而蒯聵論劈破當
日事情是誠讀史之柯則始知天下之義理無窮透

得一重又有一重如剥葱根皮裏有皮不可以一時管窺之見自以為得而不復致思也明矣又伏讀權力二字果有合商量者董卓之廢弘農桓温之廢海西曷嘗不彰君之惡而明其不得不廢之故耶然而為卓温而止則是無伊尹之志者也伏讀此條益知為人臣之道不可以權寵之在手而妄有所為也僿說當依下教從當論稟然而節删文字如入玻瓈之肆溢目珍寳無非可愛裁擇甚難是可懼也伏見此来僿說末卷一日七潮條末所言長庚星似誤矣曽見清人所著字書引一統志云廣東瓊州海潮大小

隨長星短星不關月之盈虧半月東流半月西流亦大海中之變局也所謂長星短星即今曆日末張所記是也倭東南海海東記地圖在東北海中中有女國今名八丈島皆是女子男則什二三俗號女子鄉又見圖書篇亦有女人國言其風俗而不可記憶今見女國條却不論載敢此仰稟

上星湖先生書 壬午

近觀小學書三十而娶終涉可疑以女子十五笄之義推之笄是許嫁之儀謂自十五至二十無非可嫁之時非謂十五許嫁方至二十而後嫁也男子旨在

色之戒與女子異到二十歲後氣克精旺可以冠而
娶也所謂有室者猶今所謂治家二十雖冠而娶而
工夫未及熟且於世事有未可以自信者至三十而
後工夫成而志有所立事務亦精熟可以治家事矣
有室謂整頓家室而治其事古者父子異宮宮即有
室之謂也伏未知如此看如何僿說目録之因舊不
删者葢有不敢而然下教之勤摯至于再三則敢不
奉承而但以所見之迷眛為懼書寫之後姑未及舉
爲樂府讀之不勝喜幸但東史斷爛無傳而此外可
惜者亦多若成己甕山城將弩士之類是已伏乞更

編此等人以為不朽之圖也小子素不能文况於詩學乎然而偶然信筆著編中所漏者數首伏呈下覽後即付丙而此等題目更為泚筆使幽光滯蹟得以闡揚則何幸何幸

上星湖先生書 壬午

家兒還後音便復斷昂任伏慕近來日氣不佳溽暑蒸鬱伏不審氣體候康寧禮記文王與齡之說前輩亦疑之夫人之壽夭已定於禀生之初聖人雖云道與天合豈能分外加減金仁山通鑑前編從竹書記年以為武王生於壬辰崩於乙酉壽五十四亦以禮

記爲非矣武王滅殷巳卯歲即其在位之十三年然則文王之薨在丙寅而文王之壽九十七則生于庚寅歲矣假如禮記武王之壽九十三則文王之年二十四癸丑歲生武王矣牧野之後武王年八十七觀其仗鉞秉旄誓師之語殊無老耄氣像且成王生于癸酉歲時武王年八十一矣後又生唐叔虞邑姜之年假云不及于武王殆非生產之時矣由是言之竹書之言似不誣矣亓官氏之亓字王鏊家語註作开音堅中國之人亦知屏官之爲非而不能知其爲亓矣僿說辨之可喜此雖小事恨不使中國人知之也

四七之義小子蒙不知之但見李子說而好之後見栗谷說而疑之（旅軒說亦從栗谷誠可疑也）及見先生新編而後始釋然盖中無實得故必見異而遷焉可媿也已今見既明謂逢洪友士良相語先生以新編所論或有未安伏未知未安者何條幸乞示教壬申年間與金鍾正為僚其言曰四七之說高峯為是此時金河西退老于鄉高峯之論皆河西為之也及河西卒（河西生於庚午歿於庚申）而高峯不能推演其說反屈於退溪至栗谷而後其說始定河西果有此事否

上星湖先生書

別紙下答件件夬暢伏喜伏感同產而爲配帝顓頊沉之之說出於金仁山通鑑前編中矣易經年前頗留意于圖象似或有悟而卦爻辭義實奧難通全以義理求之不可全以象數求之不可孔子傳易文言專言義理繫辭專言象數其立言微意可以推知矣豈非以易專爲卜筮而作則恐其流於術數故文言有訓若以易專爲義理而作則又非易之本義故繫辭有傳耶然則易須兼二義而讀之然後無偏係之患此易所以不可爲典要者也伏乞下敎焉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與邵南尹丈東奎書丁卯

前冬始謁星湖謦次謊吾丈侍不已頗欲一拜門屏而苦無仍矣頃以婚姻之故幸得瞻拜不勝慰幸第歸程卒迫未能穩承下教以究平日之疑只增悵慕便至伏審比來靜候萬安進德有常伏慰區區鼎福依保親側是幸而種種憂冗不能擺脫日看天賦之衷漸至放倒自不覺烏唯增媿恨家豚爲其婦家所邀去令之進拜門下課授所讀使之摳衣於講席之

末何幸何感此兒姿性懦庸全欠振拔之望此為大憂教授之義雖有望于執事而聽受之勇全在於渠若不信受奉行懦庸不改則將若之何伏乞有以變化之書經之功至于幾卷耶竊嘗疑泰誓武王之稱王註家謂之追稱而觀其祭山川祝有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則武王之稱王已在牧野之前矣當是之時紂為獨夫天命已絶天下之歸周久矣其稱王亦非異事而註家曲為之説何也洪範十三祀王訪于箕子註亦謂稱祀者為箕子不臣周也然則十三者武王即位之年數也祀者商之年號也周年商號混同

於一歲之内史氏筆法似不若是之斑駁且周既滅
殷則箕子豈忍對滅我宗國之人區區於講論之際
耶傳道雖云重事君臣大義顧不重歟若如此説則
後世頑鈍無耻忍辱偷生於革命之時者皆自以箕
子藉口其為害義豈不甚哉愚疑十三祀者紂十三
祀而武王以西伯世子有事于王國聞箕子通範學
就問之耳其稱王史追記故也此未審如何

荅邵南尹丈書 戊辰

来氏易説雖未究竟而大義以象為主字字句句湊
合説卦皆有下落尓見之似多警拔之語而靜而思

之則聖人立言必不若是之拘拘也其所以闡明者不過是錯綜(即反對也)變爻中爻(即互卦也)之義而已此數條令兒曹録上大抵義理是公物而來公則攘取而私之畧到見得處志氣已滿雖程朱立說少不饒貸氣象局促決非知道者未審如何

答卲南尹丈書(戊辰)

來易錯綜即占家乾坤相伏震巽相伏之類所謂反對也易中義理無窮錯綜亦其一例也立辭推象恐未必一一皆出於錯綜也但愚疑所謂綜卦合於卦變蓋既未濟之三四爻皆爲伐鬼方是三四相綜而

其義同也損益之二五皆有十朋是二五相綜而其象同也此類亦多故妄意剛柔往來者皆自綜卦而来頃拜星湖下書卦變出於乾坤三索始覺前見妄耳朱書臘月三十日云云者公濟本是禪學宜忘情於名利未免干人討書求官故譏之臘月三十日佛家語謂將死時也閻羅老子即地府閻羅王掌生死簿者也公濟好佛故皆以佛語譏之耳

答邵南尹文書 己巳

鼎福不嫺程文且抱羸疾應擧一節屢闕不暇緣此虛聲漸播謂有實工恒致不情之譏亦有一二相知

延譽當路以致一命之　除中心媿懼殆不容喻曩日蒙師之擬注以經學今者　寢郎之　除注以先蔭由前則無其實由後則非其序二者皆不可冒出向者除目初来不知以何薦拔若又注經學則進有冒昧之嫌退致情外之誚實有難處者將欲禀告丈席與執事求得第一義從後聞之則以門蔭懸注故無形迹之嫌而自有避嫌之端姑俟日限而自退不更禀白矣然而无妄之福非喜伊懼檄喜貧仕猶是第二義假使後日復有此等事未知將何以處之也春秋最難讀一字之間倏爲而褒之忽爲而貶之後

學將何適從釋者求其說而不得則乃曰美惡不嫌
辭聖人立言似不若是之戲侮也来諭聖經無心之
造化諸傳有情之法文可謂八字打開矣然猶有微
疑焉若專歸無心則聖人褒貶與奪之際自有權衡
不可謂無心未知如何面教幸甚朱子云春秋聖人
復生不曾理會然則愚意范甯所謂棄其所滯擇善
而從者無乃是耶綱目繼春秋而作據事直書一變
春秋之例而策文所書多有與凡例不相通者勉齋
所謂未及脩整者是而尹起莘劉友益輩從而解之
立言之間或有害于名教者信乎非著書之為難注

書之難為尤難也今拜丈席答書勉以小學故自今朝始讀以為受教之地耳醇叟之病實是運氣所關自聞此報即欲進候而方農借奴切難不得遂誠悵歎

答邵南尹丈書 壬申

道東録改名粹語非敢不告長者而先為此標題也當初謄寫時原冊無衣恐其浮弊以休紙為假衣而信筆書以李先生粹語五字于冊面後來思之更覺未安而原来性情簡率因以封還今有不當輕改長者冊面題目之教奉讀悔吝實難容喻非執事愛人

以德之意何以隨事警誨如是耶伏感丈席之不以為罪改題李子粹語而反賜奬詡者寔出於無我之德執事之告導至此者恐小事之忽畧而有害於致遠也無非玉成之盛意顧此昏愚無以承當徒自懔懔耳自有東方以來學問之盛無過於退溪則李子之稱實無可疑而舉天下而論之周程張朱之稱子皆無異辭至若他儒賢則其受業私淑之人雖或稱子而不能為大同之辭私竊以為先生之稱似為渾然盛問之下不容泯默僭爾至此幸更指教

與邵南尹丈書 癸酉

頃蒙瓊步臨枉伏感而第日色傷晩承教未穩下懷耿耿迨猶未已忽爲陽生一夜雷開萬戶伏想齋戒掩身靜養有常旣慰且賀鼎福親癠身恙一向沉劇方此陽復善端藹然之際而焦憂惱擾心界不靜只增怮怛星村去人昨暮始來丈席書中粹語責成之意深重且欲使尊丈詳玩去取以爲成書鄙意此等文字有異於尋常類聚若能編定無欠豈不爲後學之幸哉每想尊丈平日工夫專着近裏如此之類亦以爲汗漫之業故前日丈席之所付托賤見之所仰質每每因循推諉不以自當於此有以見君子謙光

篤實之德而不言何述不勝弟子之惑也丈席答書
二張序文一張粹語二卷謹爲封上伏乞詳加考校
可節者節之可去者去之使爲成書則爲幸何喩序
文中下語有未安處玆敢付截以爲更稟之地示教
幸甚無任恐悚鼎福少而失學長抱沉痾自分爲一
世之棄人倀倀昏衢無路可踐幸而天誘其衷晩拜
先生又遇執事用是自慰爲依仰之地自此始知六
經之外皆陳言一身之餘爲閒事受病之源委未能
盡祛向學之誠意有時懈怠春風野燒舊習纏繞越
至今七八年而猶夫人也悼憐何勝前輩之影響漸

遠而後學之步趨漸差俗學之外自謂有志於此者亦不無過不及之失才高者以古人之言不必盡信先尋別路氣弱者以古人之言為無可疑繳繞文義二者均為不是矣愚意欲將聖賢之書平心熟讀隨文解義務使文義平易明白不主私見不立別意讀之之多雖疑端漸生不可以所疑者謂前賢未發之旨而求合於古人之說求合不得然後或質之師友以正其得失而已其所疑之自謂得前賢未發之旨者安知非程朱笆籬邊已棄之物耶後學只當明知前賢所釋之義而遵奉之若王朝令甲之不敢有違

然後始有一統之意而所趨不亂矣不然則人執一椎家開一户不勝其紛然矣常懷此意無所仰質玆敢煩瀆欲承可否之教饒舌之誚是恐是懼幸俯諒之不宣

與邵南尹丈書癸酉

景協所論家禮羹飯左右說及係辭易有聖人之道四考據精深今世經學誠有其人不任欽歎係辭子曰字仁山金氏亦疑之曰係辭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為證或末引子曰以為斷與子思作中庸同體盖門人以

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古人亦有此言未知丈席之意如何伏乞更教參伍錯綜嘗疑爲陰陽畫卦之辭非專爲揲蓍求卦之義朱子之說如此者豈非以此章居上下論著之間故然耶朱氏易亦專以錯綜爲反對畫卦之義聖門從祀之雜亂歷代因革不同而啓聖廟之意亦出於父子殿廡上下分享之未安然尊奉聖賢與追崇親屬其義不同必以其子之聖且賢而追及其父則假使舜禹享祀又推而及於瞽鯀則豈非斯文之羞乎此等事皆出於後人文勝之弊鹿峯獻議似爲停當

答邵南尹丈書癸酉

昨日辱復四易字皆相照應愚疑此易字皆主易書而言然而易無思之易又有主理之意末易字爲結語與首節易字同爲虛字敢問照應之義爲如何耶

父子殿廡上下之未安而別祀得宜則是人家宗廟之義不可以施於此也洙泗之間杏壇之上論道講學之際使羣弟子進前受業則必也德崇才高者居前受命有何嫌於子前而父後耶譬如朝廷之會位高者居前位卑者居後君上有命位高者上殿受教是何嫌於子上而父下耶愚意父子殿廡上下之別

特出於後人論道而品節之亦想闕里當日之事而為之則似無所嫌矣末由面承煩諸文字幸乞更教粹語命名之意前日亦嘗念及此矣旋思之論語語而行在其中國語語而事在其間至於家語語類莫不皆然此書合諸家所記老先生言行之語而節其粹者則與程子粹言之義微有不同丈席之命名盖出於此更賜回教

與邵南尹丈書 癸酉

日前星村下書之去執事與此來書簡混封則此似異於窺人私書故敢為之披玩其中有薄園一節未

知指何事而發耶王者之追奉私親有所壓而不爲
圓爲盛德若牽於私而伸情則亦不可過是皆自
上獨斷之事非羣下導而爲之者也亦非爲十分立
節之地也白沙近世名卿而　成陵事起嘗曰宋仁
宗時宰相則有韓范富諸公諫臣則有孔道輔諸人
而無一言吾欲爲韓范富此言亦不可以專斥之也
且漢文宋仁事史斷無所論或有見他書者耶晉孝
武帝追封鄭太妃徐邈曰太妃不伉儷於先帝子孫
豈可立配此論其義也臧燾曰尊號既定則罔涯之
情伸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此論其恩也此義似

並行而不可悖矣後人之必欲爭之者盖尊諡別廟之不已而又將入廟入廟則其位次有難處者而嫡妾無別必歆防之于其漸此義亦當然矣未審如何因此念及　元宗追崇時諸儒論說紛紛執正統之論者以爲雖以祖叔而繼孫侄亦當有父子之義求之人情終有可疑向者　孝章之喪　大王大妃服曾孫服總及　孝賢嬪喪服孫婦服小功此爲國家已行之典禮則不敢妄有所論而疑禮相質有異於政事利害故亦幷仰告丈席書下段又言傅亮徐羨之之類當書誅而書殺愚常疑綱目之書卒書殺

多與凡例不同其間或有害于名教者後之奸人未必不藉口於此此等筆例勉齋所謂未及修整者誠為信然愚故嘗以為讀綱目當於綱外得意然後可為善讀此義如何

與邵南尹文書 甲戌

昨日迷兒進謁而来口傳金縢疑義心竊惑焉玆敢仰禀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云者是時周之定殷纔二歲矣王室新定人心未附而王遽有疾正國家安危之機也故史臣書既克商二年以見天下之新定繼書王有疾以見人心危疑之端周公之代命盖

亦以此故祝文中乃命于帝庭一節可見其爲宗社大計非但爲骨肉至情之所在而然也前日文王之薨後日武王之崩未聞有請命之事此亦可知矣未可以戚我先王云者二公欲卜吉凶于太廟而周公斥之曰云云其意陽斥二公而欲自禱以盡其誠也故史祝之事二公初不知觀于下文二公及王乃問諸史節可見矣今聞執事以爲周公大聖有至誠前知之道明於易爻知後日必有流言風雷啓金縢事故爲此祝以藏之以待王之得見而釋疑也愚於此誠有迷而不悟者何也周公此事盖以武王疾病之

瘳否而以占宗社之安危至誠在心不暇他恤觀其
祝文辭旨直截懇到不容有一毫私意叅錯於其間
矣若如下諭則都是私意所在似非以此論聖人之
心而周公亦豈以己之私心祝於聰明正直之神乎
若誠預知後日流言等事而爲之則聖人生知之姿
豈不知武王必不死而管蔡武庚之不爲亂乎聖人
任理而不任數任常而不任變宗社新定君父病篤
毫忽之間而安危係爲當此之時只有一箇赤心代
其死而已豈有明知其必不死而姑爲是事以爲他
日爲已之地也此事誠有關於義理之大者而執事

之言如此竊恐迷兒輩錯傳而然也恭俟俯教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云者蓋此時流言雖管叔輩所為而蔵名流布不詳言根成王之心己惑矣朝野之論己動矣周公雖身有聖人之姿親兼叔父之尊而君臣大義豈可恃此而自主張也故釋權避位使君疑得解人言不行是其所處之得宜也若不能釋權避位而自處晏然如無事之人使主疑轉深流言不息而有難處之事則當奈何蔡氏之語允合事情若如孔氏之言讀辟如誅辟之辟而致罪於二叔則是後世擅權強臣之所為豈周公而為此乎且若以

誅辟之意觀則是已知流言之罪在於二叔何必居東二年而後罪人斯得乎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云者周公釋權避位而居東二年之間流言必日盛而不息矣罪人之得是如後世譏察捕捉栲問而究其言根之出於二叔也於是王雖知流言之出於二叔而幼冲之君志慮未周先入之言猶有所在故周公又為鴟鴞之詩以貽之朱子鴟鴞集傳以為東征後事觀其詩意恐在東征之前罪人斯得之後此以蔡傳為主恐為宜嘗觀越絕書曰二叔流言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此雖雜書是先秦古文必有所因可以

旁證此後又有風雷之變啓金縢而後王迎歸周公彼流言者始知其說之不行而罪在於已其叛意遂決當時事情昭若列眉於是周公作大誥東征三年而平之歸而作東山之詩其次序整齊不亂矣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自是兩截事不當為一時事看也禾盡偃大木斯拔云者言其災之大也禾則盡起命築大木災不為災也歲則大熟宜矣執事云築大木何關於歲熟似是穀名愚意亦有疑焉此句誠結上大木斯拔之句而言也不必貼歲熟而言抑有一說古者溝洫之間樹之以木或此木皆拔崩壓于禾上有

害於穀故命起而築之耶伏乞更賜明教

答邵南尹丈書 甲戌

有人問有奉其父之外祖之祀者題主當何以書之鼎福答曰外孫奉祀已非禮意今世此俗成習有不可以卒已者則雖為奉祀似當依舊奉之不必改題神主奉遷之際已告遷于外孫某之祝辭則不必改題而神主已知所奉矣其人曰以此問于閔祭酒遇洙答曰當云某官某郡某姓公神主而旁題稱外曾孫云鼎福又曰無屬稱而旁題外曾孫未安且己之外曾祖稱己亦謂之外曾孫則與之相混矣禮貴別嫌此意安在然而此出臆見故亦為

仰告耳

與邵南尹丈書 乙亥

讀書嘗觀大義不求甚解平日慕其人而亦慕其語盖與自已簡率之習相近而然也後來轉覺其非而每每爲䄂意所間舊習難脫况此死病中神精消散亦何能着意看耶是以觀張子功衰之說以此爲主引他說而求合今承盛諭鍛與練之別何辜何幸然以變除之次言之成服之衰三升至麤也既虞之衰六升和水以濯則稍飾矣小祥之衰七升而如大功之麤布鍛治可以加灰則又加飾矣家禮大功用粗

熟布者即此也練是曝練為白之意則雖不如大祥之素縞而其與畧加灰治者有別矣家禮簡略衰服升色節次之精密雖與古禮不同若依功衰之言而小祥改製服則當用粗熟者矣東人練制不如古式只以水濯畧變于初謂之練布是以不識鍛練之有別而槩以張子之言為主也若於小祥改受功衰而用水濯之則殆不可乎更乞賜教葛經之葛是有皮者耶去皮者耶愚意則决是去皮者也何以知其然也禮無葛之鄉代以纇纇之潔白光潤不下於葛之去皮者則葛是去皮者也陶潛之葛巾杜詩十暑岷

山葛皆指葛之去皮而成布而言此亦可以旁證古禮既虞卒哭為七升之冠六升之衰而用葛絰其服固相稱矣今人喪服至麤而遽用葛絰亦為不稱若用帶皮者則其麤又過于苴麻無變輕之意尤為不可矣葛絰為虞後變除而家禮無虞變除故丘氏引此以為小祥之服過虞而用葛則非古禮既練而變葛又非家禮也前日所謂進退無據者此而反不若用熟麻以示漸變之意也今承執事丁憂時有練除帶葛之教則嫌不敢更禀而心有所疑敢此更煩正服不練之文不見于經文䟽家何以云然耶以功衰

之說言之則其變亦明矣

答邵南尹丈書乙亥

論學一節正合今人頂針誰不讀書而真實體當四字可謂日星昏衢矣大學曰止於至善繼之曰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善之所止而后志有所定向矣其下又曰知所先後即近道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兩先字對勘學者知此則豈有騖遠之習而程朱以後諸儒之辭說甚多而論其篤行則反有愧於漢唐之君子至于今而益甚往往臨小利害便失常度此楊文公蘇長公之論見笑於朱子者也

我 朝前輩有自警編理學古文眞寶文章之語其所尚卑矣而樹立成就非後人所及由此益知此道之難明也盖游走於章句物理之上反忽於身心日用之間故不知不覺之中未免有踰節之患其於執事所謂眞實體當者未暇及焉何歎如之常以此自警而病困垂死無以自振今何幸奉聞先獲之言

答邵南尹丈書 丙子

下教禹貢諸疑夫地圖之作在於禹貢數千百年之後以此較彼宜有不相合者矣古人雖曰山川形勢一定不易而此以大槩論也有以人力而變者汴之

通河淮潛之通江漢是也有以名號而變者九江洞庭之異稱外方陸渾之異號敷淺原匡廬之異名是也有以天地而變者後世河決自周定王五年以下至于正統十三年無代無之至於九河淪而為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是其尤大者也其消長變革有不可以一定者此其所以與今地圖有異也且若以禹時只憑官屬傳聞而有此誤云則此亦有不然者以後世言之官長政令稍能明簡而擇人以任則庶無訛僞之習況以禹之聖為此何等大事而只憑一二人傳聞之言不復檢覈而遽以為信耶尊丈所疑恒

衛九河彭澤之類更賜明教幸甚江漢俱發源于西合流于荆至于今江西之地此時江西諸水亦壅遏不通滙而為湖者又受江漢之水為大澤言東者彭蠡在江漢合流之東故也言北者滙而為澤者居南流而為江者居北故也東迤北會為滙者註家謂九江為今洞庭東陵為今岳州巴陵盖傍近之地也滙者亦指洞庭也若復以此滙為彭蠡則江水之東流久矣豈有北會之理耶江漢分流漢在北江在南江水迤北處當漢之口北會者謂會于漢也與導漢條南入于江相應盖江水至東陵北會于漢與九江從

而為滙為今洞庭矣此出於臆斷伏乞更賜指教且蔡傳以澧水為九江之一而導江條云東至于澧過九江者何也碣石有左右左碣石杜佑以為在高句麗界中指今遼東邊海之山也右碣石即禹貢所云而後入海去岸五百里者是也蔡氏註少異亦并下教幸甚

答卲南尹文書 丙子

飢癘侵人域内愁困非但為一家之憂也嘗覩旅軒先生與人書曰積善陽明陰鬼所畏此則竊有所仰恃而無懼惟是飢餓一節不可以為善而得免每伏

想尊丈窮居無聊之狀懷輒不寧矣人之稟命固難兼備與齒去角其理然矣奈何奈何鼎福是么麽孱疾之人有何輕重於知舊之列而尊丈前後垂問慇其疾憂之為患且示以周行有若眞有可教者然嘿自省念不覺騂汗被面自欺欺人之罪至此大矣尤無以為懷也至於往復星中欲以開此昏蒙歸之正路愛人以德之意無所不至矣鼎福雖無狀豈不知點鐵成金祝狗做貂之為大恩也抑從前看書實有泛博之病近年以來稍知其為害而一切屏祛春風野火恒有未盡之燒發之言語自難掩得此所以有

執事之教而或恐其蹉失也況今病情危苦其祟專在心經豈敢浪費些少精神以戕其全生之身耶東史雖有數種而編年全無義例正史亦甚疎忽古今來無一人言及者若止此而已則後人亦必曰其義當然吾東方數千百年事蹟只為後世取笑之資耳稍有隙見而亦不敢自是欲求正於先輩而又無其人竊想先生春秋既高賤疾亦難久支徒含糊抱疑不一質於有道而如有不可知者則其為抱恨當如何耶是以一二仰稟於丈席而丈席亦不麾斥之若使此義得存則庶乎其可矣豈敢以著書自任而不

量其力弐遊藝適情之教謹當佩服而不失之矣景協書中畧具一二幸乞一覽烏危行之危集註曰高峻也屋之最高處亦謂之危危果高峻矣然而直云高峻則或有過高矯激之患小注南軒之言似甚蘊藉未審如何月前丈席賜書累千言諭教諄諄而茫然有向若之歎略更仰禀而我罔為臣僕一句反語觀之尤為有力伏乞垢覽後并賜可否

與邵南尹丈書 丙子

家禮大祥前一日告遷于祠堂因而改題神主祧出遠主皆是同日事也卒哭後雖有祔禮而至此祥祭

隔宿行此改題遷埋之大禮無已太遽乎朱子曰祥畢徹几筵當祔于祖父之廟合祭而後遷今人家廟龕制多有未成者入祔祖位誠有未便當何以為之耶又曰祫祭後入廟則亦當權安於別所按祥後徹几筵是正禮而權安別所似非禮意如何祥後既入廟則禫前朔望奠不見于禮亦何以為之耶沙溪以為過寒岡以為似難請出別行然則喪事未畢而專然無事亦有所不忍何以則可乎祫祭之說雖有張子之論終是諸侯之禮後人之倣而行之者亦從義起之例則亦可為一假典禮只當遵而行之矣禮云

是月也吉祭注家謂若當四時之吉祭者是也與諸侯喪畢祫禘不同備要不曰祫而曰吉者無乃從勉齋之說耶祫是諸侯喪餘之別祭所以遷祔審其昭穆也吉祭是四時之正祭大夫士則不別有祫而只當於四時之祭行遷祔之禮與祫不同耶今俗不行時祭則所謂吉祭亦喪餘之別祭與祫無異家禮不著者豈非禮無明文故欲簡略其儀而行之於祥前一日耶以鄙家事勢言之祠堂只一間龕制未成若行祔祖之儀則捱逼考位上所謂未便者是也且奉不遷之位而祧主長房在於遠地新主入廟則一室

容六位誠為不安長房在遠卒未奉去則遽告以遷
而依舊奉安亦為不安未審何以為之耶伏乞指教
愚意則祥前一日只告祠堂以新主入廟之意後日
別行告遷改題之祭且祔祖之禮不行則只當安於
東邊最末位而若祔祖則為西向之位雖云入廟而
未行告遷故其儀如是若在東龕則已為南向之位
與正位無異此雖勢使然而於義似不可亦乞指教
禫前朔望奠則欲奉出行之其無煩猥之嫌耶長房
之遠在者只有一人奉去與否亦未可知雖行告遷
以後實無可遷之處然則當別安他所以待長房之

殘而祧之耶若然則長房之義不在而宗家便有借逼之嫌到此實無善處之道奈何愚之平日意見則宗家世盡則雖有長房只當埋之不惟嚴宗法亦無後日難處之端然而義起之禮出於從厚之意則何敢別有他說而施之於己身以下似無不可未審如何告遷入廟禫前朔望奠等諸節伏想有已行之禮亦有承聞於師門者矣遂一一條敎之伏望

與邵南尹丈書 丙子

祥後朔望奠既有退溪之訓而有請出行于正寢之文故依此為之而既云請出則當有告辭故畧為措

語以告而奉出此果何如耶書䟽俗皆以服人自稱
狀稱禫服人此據何禮耶未禫猶是三年之內而喪
期未畢似不可以祥祀之已過遽變其稱矣家禮無
所言恐是一例無變也幸乞指教鄙家平日祠堂只
行忌祀四名日行墓祀故先人在時畧有變通而家
計窘急只得因循今則三年已過祭祀之禮欲追先
志且從禮家而為之墓祀則寒食自祧位以下幷祭
之十月朔則只祭奉祀之位時享則四時之祭家力
所拘不得并舉依古禮大夫時祭庶人歲祭之禮而
取其中為二祭祭以冬夏二至亦欲倣冬薦稻夏薦

麥之儀而為之四名曰俗節只得薦于祠堂此意更乞下教尊門見行儀節及丈席平日所言與家祭所行亦并下示伏望考妣并祭麵餅或合設或各設人家不同何者為得耶飴蜜出於内則養老之需而不見於祀典此等及油煎之屬雖或薦獻於節日之祭而於正祭則并款去之未審如何禮大夫籩豆各四以今言之只是兩色果品脯切肉及兩色菜葅醢酢而已無已太薄耶家禮圖之魚肉世多以為生魚肉朱子既云用常饌則似不用生矣麵食謂之餅饅頭之屬與今俗之麵不同而所謂米食似以稻黍稷為

之麪食則以麪末為之故其名異而以今言之則似是俱為餅類古禮糗餌粉餈亦用兩品家禮之意或假此耶後世之餅必用一色則是俗禮之漸變而然耶今俗所謂肝南不見家禮而以古禮推之膴鮑鱐脾析蜃豚拍似從此類而来且書儀有滑頭白肉亦是肝南之類未審果然否

答邵南尹丈書 丁丑

詩經一書朱子以後盡棄舊序專以義理斷定義理固好而詩人之志未知其果出于如許否也然如此而漸生疑貳而為之說則葛藤多而本根晦是以愚

意謂與其復作而不可必得詩人之本意不若因舊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為愈也非謂詩全無可疑也最可疑者夫子嘗曰放鄭聲淫佚之詩在所當去若被之管絃使人舞蹈而歌之戒曰此淫詩也當懲創其逸志云爾則凡聲之感人最深竊恐逸志未及懲創而流蕩之心先入之矣思無邪之義恐行不得也我朝 孝廟潛邸時讀唐音絶句丹孤山為師傅請去此日長昏飲待月西廂下二詩曰如此沉湎淫僻之語不當經覽此誠是矣孔子何取于惡人之詩而傳之後世耶且以春秋會同之際而賦褰裳溱洧之事

以求濟於人豈可以里巷淫褻之詞加之人乎由此益信小序之不可棄而真西山朱門之私淑也其著大學衍義所引詩皆從舊序其意亦可知也

答邵南尹丈書 戊寅

今世書牘相與之際未聞有規箴之語過為推奬之辭是以人多因循自恃無振作警惕之心此中人以下之所不免也何幸執事明眼隨證施藥使人懷善反之念耶此事今世罕見豈無其人但師友道乖恐致爭端務為緘嘿而然也侍生少而失學到此依舊雖其慵懶疎忽有甚可惡平生志願每欲得聞善言

伏乞此後於言語文字間及或傳聞行事之失有可以施教者施教之葷甚史後習性使然歆待子雲傳後之意亦未暇及爲我輩著書雖云十分儘好末梢歸人壁耳況未必好乎然而史中是非有可論者亦是格致一端時時開教如何自此或從餘力及之不以必成爲期盖以俯教誠中其病故也家禮祠堂章所謂神厨何義耶以屋覆之者其如今假家欲以覆雨雪而然耶詩下泉章四國有王王是天子之稱則非四國可稱也愚意此與四夷來王之王同言四國皆知有王而今則不然諸侯僭亂有無君之心也未

知如何蔮別是一物非固冠者也禮注取而況之耳
漢制皇太后入廟蔮簪珥此無注解可知而其為首
飾則明矣通鑑巾幗注胡三省云婦人喪冠也又據
劉昭輿服志注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盖婦人首飾
之稱不特喪冠也意者喪冠以白巾為之故曰巾幗
耶丈席以蔮為幗而言象首經云者似推窮無疑纚
是韜髮之物與蔮不可為一也周人只用纚而已漢
人加飾又有蔮制其曰紺繒幗者必紺繒繞于物如
髻加頭上若首經然也伏乞更賜回教不宣

與卲南尹丈書 己卯

婚禮親迎下教誡然卽意亦嘗如是是盖都人士之
禮若鄉里夐遠則搬挈往來勢有不及古人之不親
迎者殆或以是也竊歎世俗於婚禮太涉沽畧議婚
之初泛然以四柱年命投送無書啓往來之事大禮
之始慢忽殆甚故欲於送命之時依古納采兼請女
命依古問名又於納幣書中兼擧納吉納徵請期之
節欲循今之俗而遵古之禮以為一家之私規非謂
此十分當然也告廟二烛婦見等節謹聞命矣廟見
之儀古者各廟故惟奠一廟今之廟制與古不同則
此義恐行不得伏乞更教詩之難讀久矣四始所論

各異試以關雎言之或以為畢公作或以為周公作或以為康王作或謂宮人指文王而作或云后妃思進賢而作吾誰適從又以比興言之狼跋程子謂之比而朱子謂之興卷耳程子謂之興而朱子謂之賦諸儒所論又各不同故愚淺之見每以為為說而不可必得詩人本意不如熟讀詳味不失其性情之正而為處心行事之實古序以下後來羣賢之說皆取其長為吾之用而已何可斷定於千載之下而曰是某人之詩曰是指某事而作假使作詩者有知於泉下豈不莞爾一笑乎夫子讀詩之教似不專在於奔

走考校之間耳風雅頌體制各異則小雅之全似風體者已甚可疑豈非成周盛時宗國之詩謂之雅而東遷以後降為風而稱王耶魯不稱風而謂頌者夫子魯人不得不從時之禮朱子說似盡之矣魯頌之小者固風也大者則雅也下不敢班於列國而稱風上不欲僭比天子而稱雅其為詩雖涉過侈皆是頌祝之辭故不害為頌而稱之耶春秋夫子所作而為尊者諱不敢直書其惡則亦安敢以國公之所稱為頌者不為頌而為風乎此亦夫子處義之得當者似不可以雅頌得所之說而疑之也伏乞更賜教誨周

公居東二年與分陝自不同恐不可以混稱也序卦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蓋養而不動則是有
體無用大過則動矣此恐自然之勢也父在觀志章
所教但以不忍心改之若欲蓋愆而稱為遺教雖似
婉順一切用心如此其於誠僞之間似當商量伏讀
至此不覺歛衽欽歎也

與邵南尹丈書 己卯

帝王昭穆之說未有定論主繼體之議者謂雖以兄
繼弟以叔繼姪當稱禰廟祖廟此固正論然若膠守
繼體之議而必行五代以祧之禮則如昆弟三四人

相繼為君有以孫而祧祖者有以子而祧父者禮緣人情雖云繼體為重豈可如是迫切耶主親屬之議者謂昭穆之名即子孫之稱如文之穆武之昭是也雖三四兄弟繼立祧遷之禮只當及於無服之祖此亦緣情定禮之當然者也古者各廟兄弟為君同在一廟而後五廟七廟無過越增置之患矣然而廟中迫窄衆主難容則當奈何是禮也中國與我東自勝國之禮皆未有恰當者願乞指教

與邵南尹丈書 甲申

師服一節竊念檀弓置諸三年之科則舍此更無他

求自程張兩先生有情有厚薄之說而至于我東栗谷定以朞九月五月三月之禮故世多從之此於事勢似為周便而以生三事一之義推之則節量尊服終涉不安矣程門服制無考而劉立之云繫官朔陲不得與於行服之列云則其制服明矣朱子祭延平文築室三年奠遂祔志云則事故多端雖未遂築室之願而三年之意則恐亦不廢矣但師弟之間既非同室之人故饋奠哭泣雖未能一如家人其追慕痛隕之情不敢暫忘或絰或素帶以寓其心不赴會不聽樂以示不可自同平人之意似無悖於古而不媿

於心矣退門諸人月川素帶朞年三年不赴會不聽樂此寧以古禮則未知其如何而實有慽於鄙意者故敢欲依而行之既蒙俯問故茲以細告更乞下教四七說先生之盡力辨破者末梢復入于高峯之套則此不可以無辨愼進士原書及丈席所教與尊丈問難書并協友論難文字皆節其要語下示伏幸

答邵南尹丈書 丙戌

向者乘疾病之暇隨意觀退陶栗谷理氣之辨溯其源而至于孟子禮運以至人心道心之分常常玩念公喜怒理發之說終有所疑誠如 執事所教也愚昧

畧有所辨而著成文字則徒勞無益矣但於日用之間四端則擴之七情則節之道心則守之人心則察之以歸于中正之域而末梢所得果能何如也理發氣發徒成辭說不過遵守師說之為當而但張旅軒一生窮理之學其經緯理氣之說專與退陶李子之說不合是未可知也侍生必也不可謂專無向上之心而到今病廢一無可言近來作一貧一箴用以自警觀此亦可以知愚昧之本色不敢有隱茲以仰呈幸乞示教近來少年之有意此事不為無人而多歸於言語之科恐終於無實此係世道奈何奈何

與邵南尹丈書 丁亥

侍生性本愚魯粗率其於性命之奧初不研究只就先儒已定之說依俙識得而已是以無自得之效而至於四七從幼先入之見以退陶為正及觀師門新編而信從尤篤不知有微眇之意更有加於此者矣昔在義盈直中景協貽書以聖人之公喜怒謂之理發其言纚纚數百言證辨明白甚可喜也其時無書可檢草草答之大意以為喜怒之字義貌像終是出於氣似無聖愚之别云云此友更無所答卻亦依舊膠守不復致疑後來聞之其端蓋出於愼進士而先

生從之執事爭執不得云同門有此等議論而不得問知至于今日甚矣其蒙陋也玆貢愚見以祈裁擇夫性動爲情情本善而不節則熾而惡矣聖人之公七情亦直從性動爲情最初本善處而来則與四端無異謂之理發無不可矣雖平人之情其出於性命則亦似不異矣如是看則立說易而無艱曲難曉處矣然而退陶李子以聖人之喜怒謂氣之順理而發此語平正無可改評而所可疑者高峯後說雖云爛熳同歸而其中有云七情雖屬於氣而理在其中其發而中節者乃天命之性豈可謂之氣發以斥李子

氣順理之語而李子之不復辨者何也心統性情中圖包四端于七情之內曰就善惡幾言善一邉又答李平叔書又是一樣今據文集則高峯後說是丙寅年聖學圖在戊辰年與李平叔書在己巳年然則晩定之論亦從高峯而然否孟子於四端言心而又曰乃若其情禮運言情而樂記又以喜怒言心此可見心統情之妙矣人心道心四端七情名異實同之義果如執事之論矣執事又曰四端擴充而節情之功在其中矣喜怒之中節擴充之功自在相資聖人之喜怒自然中節謂之理發可也執事今亦爛熳同歸

則此理之當然不須更疑而愚昧終有未釋然者孟子所謂四端指出善情以明仁義禮智之情又以其涉乎形氣者而言則其情多端有以四言者（中庸曰喜怒哀樂）有以五言者（大戴禮曰喜怒欲懼哀○洪範傳曰喜樂欲怒哀）○有以六言者（左傳子大叔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樂記曰哀樂喜怒敬愛心○莊子惡欲喜怒哀樂）有以七言者（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程子好學論曰喜怒哀樂愛惡欲○內經曰喜怒憂思悲驚恐）其他字義有可以情言者不一而足盖既有此形氣則由其好惡善惡之際而觸感而動者亦無數矣雖聖人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其諸情之各循氣而發則與衆人一般矣左傳以六情出於六氣

六氣者氣也今以六氣之順序不亂者謂之理發可乎醫書七情各有所屬之臟治法亦循其臟而用藥焉雖聖人之七情其在于形氣中則信矣從此形氣而出則謂之氣發可矣李子氣順理之語不其然乎何必曰理發而後可乎以常人言之其喜怒不是無端而發必有可喜可怒之事而發若其可喜可怒則是喜怒之當然者也當然之喜怒皆可謂之理發則初出時發于理而到失中不節而後謂之氣發乎凡此所疑非欲泥於舊聞以亂師門已定之論其實抱疑無從質問而有此仰禀矣將欲以此問于協友更

聞其痛快之論而竊聞此說頗致唇舌云者一往一
復徒致紛紛則亦非美事故玆以煩告歆聞一定之
論而為趨向矣

答邵南尹丈書 戊子

新婦受服之說所教旣甚明備景協又引小記以其
服服之疏云喪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
時之恩以明之亦為不受服之一證新婦受服旣已
愆期故姑以淺淡服之而待得禮說之明據而行之
今得二說皆可為據故因以淡色衣終月數而已今
見旣明有禮說禀問者其中殤後一節終是可疑曾

子問孔子曰宗子殤而死庶子不可為後也據此則其不立後明矣小記以其服服之云者疏說以未後時本親之服服之意與曾子問合陳氏何以討父子言耶以國家言之雖殤而死固有君臣父子之道如以私家言之則宗子雖云有君道豈可與國家比而同之乎殤無為人父之道則固無立後之義矣小記此節專以服制言之謂丈夫婦人之既冠既笄者不可以為殤而當服成人之服非有關於立後與否也若如陳註則丈夫冠而不為殤有為人父之道立後猶或可也婦人笄而不為殤則亦可謂有母之道而

立後乎承重云者謂承宗廟之重非謂代父服三年也若曾祖在而祖亡則重猶在曾祖恐不得為祖三年此與有適子則無適孫同例未知如何

答郤南尹丈書 戊子

殤不立後一節鄙見得蒙印可亦以自信盖古有嫁殤者故周公制禮有禁又有為殤立後者故夫子答曾子問言不為後其義炳然其事當然嘗觀季漢書曹操愛子冲年十三死時邴原兒女亦喪操求與合葬原以非禮斥之操遂與甄氏女合葬則嫁殤之禮後世亦有行之者矣殤立後後世私家無可考檢然

此皆衰季亂亡之政非先王之法也下諭中撫安宜城潭陽綾昌事摘出示教誠為幸甚潭綾二君以殤立後者既襲小記陳註之謬論撫宜二君或以從孫或以從曾孫立後者我國曩昔有侍養法不計昭穆皆稱為子是亦俗習之陋也前日鄙稟中國家殤固有君臣父子之道云者帝王家與私室不同私室則父子相繼為一世帝王則繼嗣之君雖昭穆不倫亦稱為世天子七世諸侯五世云者不必指皆父子而後為世也春秋魯躋僖公公羊譏其逆祀先禰而後祖蓋以魯臣子言之僖公為禰閔公為祖閔雖為僖

之弟僖既繼閔而立則父子相繼之義存乎其間不必稱父稱子而後然也胡傳曰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也此鄶禀之所以為證者也下教中通典晉蔡克議臣子不殤君父之語正得春秋之義也下教又引後漢殤冲質俱未立後為君殤不立後之證此似有不然者三帝雖皆殤君既踐正位則是天下之君也綱目冲帝紀李固所云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云云者無可改評矣為天下君父則臣子尊事之禮豈有差等不必稱孝子孝孫而既為繼嗣便成父子之道故帝王家

以昭穆相繼而立者則祝稱或子或孫昭穆不倫則祝只稱嗣王臣某嗣皇帝臣某其義正是矣今考綱目殤帝崩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凡諸工作減十之九下教中山陵減殺云者無乃指此耶此非以君之殤而為然也此無通典可考伏歎李固之論以帝之殤死謂當減殺云云則雖無君子之貶議似不為正論而其有害于名教甚矣伏乞更賜指教江上問答曾聞韓永叔名弘祐者為之是權相門人畧觀人所抄録者而未見全文為恨今承付借之教伏幸世論携貳彼此難合實多文飾之語亦覺一笑言行録之爭

競不知其根因今始得聞嶺外士習誠足悶歎大勢所驅奈何奈何

與卲南尹丈書 戊子

月初迷兒自仁轉訪元陽始得丈席狀草而讀之怳若更承謦欬悲慕難勝第其文章浩博可愛而必欲詳著其論經大旨故未免雜亂有失乎叙事之體愚意則畧叙其言行為元狀別為後録以敘著述大致不然則詳著為年譜可矣尊丈附籤處八九中窾協友見之似當有所改圖矣向有人來傳尊丈論喪禮柩行屍首所向以世俗行喪時南首為當云此有何

擩耶儀禮載柩條註云卻下而載之疏謂足向前也據此則北首可知且以生人言之有疾病不可騎乘將以擔床而行則亦必北首而足向前矣生死何以異例而必為之倒行耶或謂家禮輯覽引開元禮為柩行南首之證果如是說似不可棄古禮而從開元矣伏乞示教栗谷以章句所定聽訟章為未穩此恐不察朱子釋經之例也朱子既已分經分傳以傳解經首釋三綱領次釋本末次釋八條目則聽訟章不得不編于第四矣但自先儒以來多以古本為正此亦不為無見物有本末知所先後兩句既為格致之

義而八條目之末致知在格物云者承上物字知字而言不必更為格致章而其義自存又以此為知本此為知之至也結之亦似有着落矣是以誠意章始言所謂誠意者五字為發端之始此言者之所以紛紛不已也然而聽訟章在于前王不忘之下文理不能接屬是未可知也晦齋以知止物有二節相換歆當經文格致之義而補以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于物有本末之上似未知其十分停當而陽村以知止節為致知以後之事云者似精矣今以章句讀之上下關鎖前後照應無少罅漏不必更為剩語而適

有微見故敢復告之耳

與邵南尹丈書 己丑

示諭家禮為晚来定書引朱子跋三家禮範文以證之此語武林應氏已有之而丘氏辨破在今儀節中矣伏想知有此書而又有此教則必有十分無疑之證而下書所引北溪之言果是明白但北溪又曰嘉定辛未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篇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録得會先生葬日携來因得之其言又如此何也北溪所謂祭禮安知非此家禮而其所謂被人竊去云者與黃子耕所云

書成被一童行竊以逃歉之所云往年僧寺所亡本
之語相合恐不可分二看也且禮範跋文在甲寅歲
而語類沈僩所録戊午以後所聞有云嫡孫主祭若
叔祖尚在則乃其祧其高曾於心安乎曰只得如此
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據此則戊午以後之論亦
以長房遷奉為不可後二年庚申而先生易簀若如
来教家禮之定式在於答沈僩後耶此亦恐不然有
一事可證者先生若以家禮為晩定必行之書則先
生之喪必從無疑而門人問以書儀從事則曰䟽畧
問以儀禮從事則頷之而家禮則初不舉論者何耶

伏乞更教

答邵南尹丈書 己丑

旅軒先生經緯說昔日一覽文章雖博大浩洋而語意重複反覺支離其論理氣說專主高峯緒論此義前日禀告丈席未承可否之敎迨今爲菀今承俯敎正與鄙意相符而無以穩奉面命伏歎大抵自有理氣說後其言可以充棟爲今世學者最初立言之資便成一弊竊意人之爲學不過去惡從善而已此雖云性命原頭似無關于實用說來說去徒作紙面上閑話轉成層激角勝未已者亦何光景今世主李子

者黜高栗主栗谷者斥李子而漸染之餘浸浸混入于栗谷語謂李子於大原上終欠分數彼為此說者其中盖多有豪傑之士而皆如是則其勢恐是多者勝耳此皆所見之不同不必强以相合各尊所信而已奈何奈何向聞李延日景文貽書士凝有此說尊丈替答其書云未審果然否此中儕友多有信不及者況望其他乎侍生平日所疑者退溪於高峯最末總論後無復辨說而心學圖與李平叔書皆在奇論之後而與之多合竊恐退溪晩來或從奇論之未暇語耳伏乞更賜指教

與邵南尹丈書 庚寅

日前忽憶聖賢真的旨訣不容他求亶在孝悌人倫上堯典是首出文字而以天下之大器欲傳之于人而其所薦不言才能經綸而但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之所試亦不出于觀厥刑于二女其後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大學治平之效亦不出於此則古人為學盖可想知矣此意思舊時豈不曉解而都是皮膜看得今始覺得真切誠欲孜孜效法而疾病又此添重似無進益之望奈何

與邵南尹丈書 庚寅

嘗觀退溪集與人書有逐日課數三學者自無餘力可以讀書不能記得大意如此之語此庚午歲先生年七十時也先生嘗以疾病自處而其誨人之勤自治之篤如是其至自顧陋劣慨恨而已先生喪後幸而尊丈歸然爲後進之瞻仰長川強毅篤實老而不衰誠可欽歎此道可謂有托後生輩亦不無其人以愚所見但忠信老成任擔負之望者未知其必然矣仄聞近来出入門屏者多沈士潤夙有所聞其他更有何人耶工夫之知行交修人皆知之但真知實難實行不易此終無以成德矣孟子以後千五百年此學寥寥者

兩漢之際士務篤行而知解分數不足是以多陷溺于異端而不自拔逮有兩程出而有格致之學朱子申明之於是窮理之學滿天下而異端不能容然而其弊多流於口耳之學或多為烏言倡禮之歸南寘之譏退溪在當時未必然而在今日實藥石為學必知其弊之所存而救正之則自修教人無異道矣但實然用力而無虛矯之習誠難矣師門年譜是必有之文字長川元陽似能為之早歲受業未有先於尊丈故頃歲一再禀告而尊丈之意不然切欲更禀而亦似強聒而止今承示教誠幸誠幸年譜豈皆登朝

有施措而後為之耶著書明道是何等事業亦必有年歲之可紀且與師友論學必多可採者節刪録之在所不已此書得成則文集雖未及刊布大體斯已得矣豈不好哉若已下手伏乞俯示家禮晩成之論前日承教不能領會以陳北溪李果齋楊信齋黄子耕語告之又告以為家禮若是晩成定禮則朱子之喪當從家禮無疑而曰儀禮曰書儀而不能一定何也且家禮以長房奉祀為言而語類沈僩戊午以後所聞及胡伯量李堯卿之問皆以長房為不是此皆晩論也豈不與家禮相戾乎先生諸書所稱祭儀安

知非爲此乎語北溪以被人竊失云亦與諸門人僧
寺所亡之語相符似無可疑而尊丈以單擧祭儀字
不言冠婚等禮爲疑果齋亦有言矣其言曰成喪祭
禮推之於冠婚然則冠婚等禮後來所續者耳三家
禮範不言旣失之已久故省文而不必煩說矣但尊
丈所敎勉齋所撰行狀後多損益之語誠甚可疑然
此或語病耳彼黃李楊皆及門高弟朱敬之亦是家
子弟而有所云云則豈可以勉齋矇矓之一語致疑
許多人有明白可言者乎試取丘儀袝卷而入覽如
何近來旣明讀書或有獨到之見可喜其論古不披

髮以喪大記之去髦檀弓武叔小斂投冠括髮之語證之以為平人之笄纚死者之髻髻喪人之括髮其義一也此言似然未審如何握手用二經無明文雖有左右手之文而未見為用二之證而鄭註以後皆用二丘氏儀節及我 國五禮儀皆然矣 國朝中葉多用一因以成俗未知何人創行而奇高峯辨其非是退溪從之今則定而用二矣既明亦云當用一約之相結擊之相聯其義同此本金沙說 此言亦如何

答邵南尹丈書 辛卯

公喜怒理發之說尊丈與景協爭之踰二十年而終

未相合則是終於不合而已迨可少止而今又爭之不已是何異於甲者曰頗乙平心乙者曰頗甲平心而竟無相平之期乎師說無是語而此友歆文已說而為之則其為心術之害大矣以此友之見識問學而豈為是哉不然則丈席晩來講授之際或有承聞而然耶伏見尊丈以違悖師說為懼而力斥不已渠必驚悚無置身之地矣到此地頭両下意見各異必無同歸之理尊丈別為一篇文字以辨其不然及與師說相違處以示從遊之後進似或可矣不可復奮筆舌屢屢爭辨致失和氣矣

答邵南尹丈別紙 辛卯

問元亨利貞之文皆是文王之係四德大亨貞之解亦皆孔子之文而本義以四德為孔子之解以大亨貞為文王本義晦翁緣何必謂二聖之意不同此實平生未得解蒙者幸為明賜快釋

答元亨利貞主理而言則為四德主占而言則為大亨而利於貞聖人之言辭簡而意備兼體用包理數不可以一偏言然而易之為書專為卜筮故元亨利貞皆為主占之義而四德之理實寓於其中孔子恐其專主卜筮則或流於數術而易理不顯故分言四

德而大享貞之義與文王初不異矣朱子就其較重處言之謂文王主占孔子主理元來占不外於理理亦寓於占則三聖之易未嘗不同矣未知如何更乞回教

問考麗史提綱則毅宗十四年狼星見于南極明宗四年李義方伏誅西京兵陷和州立綱處此書果得歟左右修此史亦何以立綱頗聞其義狼星本非希有之星春初見於東方夏初沒於西今因海西道誤上聞之失以常見之星為若希有之星而提綱似失其義李義方雖禍首既非公討因鄭

筠相残而辛公討之例未知果如何和州之陷崔
均以兵馬副使立節分明而畧而不書何以鄭仲
夫之執權時不許其死否辛耦紀年亦以分註果
合義例否圃隱之死以殺立言以誰為主耶愚意
通鑑則終於麗亡無礙若提綱則既是立綱義有
未安春秋止獲麟綱目止柴世宗終年麗史似當
止於恭愍之卒設使其進止於遺曹敏修侵遼東
　未知如何
荅下示麗史可疑之節而俯詢御書之立例玆敢仰
稟取質烏狼星之見史官之失也故愚於考異中辨

之而綱書王親醮老人星於内殿目云西海道按廉使朴純謏馳驛奏老人星見王大喜云云亂臣賊子雖曰人得而誅之若非明正其罪而其死或出於私則筆法亦當隨而異焉故李義方之死卻書書鄭筠誘僧宗旵誅李義方其不稱殺而稱誅者義方之罪人得以誅之而不書伏誅非公討也忠臣立節亦觀其所值之時如何隋之堯君素大節炳然而綱目不書死之之例而書云唐殺隋河東守堯君素者以楊廣為君也崔均之死無愧古人而當權臣弑君擅命之際苟有一分可圖之勢從而誅之可也均雖為國

立節是無異爲權臣私人也故鄭書書西京兵陷和
州發兵馬副使崔均右三條未知如何更乞指教辛
耦紀年之分註實不合於史例而我 太祖之廢昌
始告于太廟告于天子以正其罪故本國臣子之修
史者不得不如是矣然而公論之出不俟百世林氏
會綱止於恭愍王遇弑薨江陵君禑即位其下小註
曰是後乙卯爲廢王禑元年戊辰十一月禑廢子昌
立己巳廢王昌元年十月昌廢定昌君瑤立是爲恭
愍王其意以爲當書曰廢王禑廢王昌而不當書曰
辛禑辛昌當大書紀年而不當分註盖拘於時諱止

於恭愍之薨誠得史例矣綱目於呂政李昰無變例者當時無討罪定名之事故也禑昌事止當付於後世之公筆而已卽書亦歇止於恭愍之薨年而恭愍後十八年事實大而國家之興亡次而賢邪之進退幷沒而不載只使繁冗無義例之通鑑脫略少裁整之提綱傳為信史林氏會綱亦多疎謬誠有不忍卽書撰定時恭愍後別為二本一則自禑乙卯元年以後直如麗史禑昌本傳之例而畧存義例一則分註同於諸史而亦立綱以標題綱例間有不得直截者但據事直書要不失本意而已而二本去取尚未能定耳圍隱

之死諸史筆例多錯麗史世家云判典農寺事趙英珪殺侍中鄭夢周英珪敢殺乎提綱云殺侍中鄭夢周殺者誰耶　聖朝既褒其忠節則筆法無礙當書死之之例而凡書死之之例必上有致死之由而後下書死之今突然書以死之則文勢不續矣故愚於此立三綱而猶未得定一云具官姓某謀害我　太祖不克死之（此例大似直截）一云我　太祖還自海州趙英珪等要擊具官姓某於路殺之一云具官姓其詣我　太祖第問疾而還趙英珪等要擊殺之伏乞更賜明教金行之獄亦書曰禑遣人謀害我　太祖事覺

於是遷禑于江陵放昌于江華姓辛氏此亦未知如何下教之及並此仰禀

問近考綱目亦有所疑如唐朝武后以後諸臣之卒并謚立綱已違凡例而如玄宗時盜殺王君㚟及楊國忠貴妃伏誅之文似違於朱子綱欿謹嚴而無脫畧之訓以東漢靈帝卷觀之宦者張讓等殺進刧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隷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此等立綱似未經晦翁筆削未知如何大抵綱目自數十卷以後立綱踈密似有不同偶因提綱之疑轉轉及此僭妄恭俟教誨開迷耳

答朱子行狀綱目以未及修補為恨云則其書之不
為十分得盡者可知矣書中筆法可疑者甚多不能
枚擧而今因下教中言之武后朝書司空梁文惠公
狄仁傑卒者已與凡例不同性理大全亦引朱子曰
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書
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此是定論回紇襲殺王君㚟
則書以盜殺行在將士殺楊國忠脅帝誅貴妃楊氏
而書伏誅何進召外兵脅太后罷諸宦官而只云詔
罷此等筆例儘多可疑大抵綱目書大義雖出於朱
子而編摩去取多委趙幾道輩未經夫子手筆者蓋

多而然矣

問高麗廟制已有妄議玆以録稟躋僖閔上左公穀三傳皆云逆祀而胡傳以為臣子一例故朱子當宋寧宗時議祧廟状遵此議兄弟相繼各為一世定九廟之制然東晉時亦有兄弟同昭穆之議恐亦不可不講而全棄也以兄繼弟以弟繼兄雖有先後不齊猶可從同昭穆之議若以叔繼侄如唐宣宗則上同於敬文武之昭穆而同一位亦是異例将何以處之雖是繼侄其昭穆則躋附於兄弟之位耶高麗廟制亦多難處亦如此戴安宗自

是追王勿論惠定光三宗兄弟繼王景成顯三宗從兄弟相繼而顯宗則以叔繼從侄而王德靖文俱以顯宗之子而相繼若以古法言則如侯王之制代各異廟雖侄安於第一昭叔安於第二昭其在廟猶守其尊而庶免嫌礙如今廟制既同堂異室若如三傳之議而不可逆祀則雖兄在弟下侄在叔上其為臣子一例而可無未安否若然其遞遷之時如唐宣麗顯之以叔繼侄者雖敬文武與景成之遷而亦不可一時同遷否此姑勿論高麗德宗之祔看黃周亮徐訥之言以為顯宗之祔也

以兄弟同昭穆之文惠定光戴同班為昭成景為穆穆宗為昭顯祔於穆廟則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為五今祔德宗數過五廟請遷惠光定三宗主藏於太祖廟西壁戴宗追王遷于其陵可也若以惠光定為一位成景為一位則既以兄弟同昭穆為定而以穆顯二宗叔侄為昭穆則用臣子一例而顯宗不得上同於成景之行矣是可乎若以臣子一例朱子祧廟之狀論惠為昭定為穆光為二昭景為二穆而成宗祔廟惠己遷矣若以兄弟同昭穆言則排列之時顯宗雖在穆宗之下而當

遷之時顯宗雖與成景同遷似合宜周亮之言似不通劉徽弼所謂太祖在曾祖惠定光不當遷之議恐不可棄也而徐訥以為周亮之言合於古制何也且世室既以宗有德言則麗之諸宗成顯二宗似當為世室而惠定光恐不得為世室之主也

答閔僖逆祀其說甚長不敢煩稟而愚妄嘗謂昭穆之義有二天倫之序君臣之義并行而不悖恐不可一切斷以君臣之義也請以管見仰質焉胡氏引三傳父子祖禰昭穆之語左曰躋僖公逆祀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註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又曰臣繼君猶子繼父○公曰譏逆祀先禰而後祖也○曰

穀曰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及嘗昭國語註臣子一例之說國語宗有司之言曰非昭穆也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令將先禰而後祖韋註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臣子一例而陞閔上故曰非昭穆也定為兄弟各為一世如父子之序而朱子祧廟議狀從其說此平素之抱疑而未決者也昭穆者是父子繼世之定法今以兄弟相繼謂有君臣之義而臣子一例各為一世則昭穆之定例紊亂已非禮意祭統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且父子兄弟是天倫之定名不可以混稱也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以兄弟而為父子其果為名正而言
順乎晉人兄弟同昭穆之議似為處變之得宜者見通
典而孔疏又引國語宗有司非昭穆之言而斷之曰
彼言閔僖異昭穆者言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此假
昭穆而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
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祖廟毁撤知其理必不然此
說非十分明曉者乎是以歷代皆用兄弟同昭穆之
禮恐親未盡而有祧遷之位且慮昭穆紊亂統緒不
正而然也朱子於中庸或問昭穆不易之論詳辨無
疑而桃廟狀却用兄弟各一世之議此所以後来諸

儒之說各有彼此之不同而終未歸一也然而朱子議亦云只據先儒說而未知其必可用云則亦未定之說也麗制既從兄弟同班之禮則自無難處者但顯宗以叔繼侄而後世廟制同堂異室則叔居侄下果似嫌礙然而此等處始當用臣子一例之義何以明之穆宗為君顯宗固當臣事之矣假使穆宗生而傳位於顯宗顯宗尊為上王其稱號之間顯宗當稱臣穆宗必不稱臣及其薨後顯宗祝文當稱嗣王臣其此則雖云親居叔位不當以尊同而遽變前日臣事之稱號也明矣下教又謂德宗祔廟時黄周亮以

穆宗為一昭德宗為二昭景成為一穆顯宗為二穆顯宗為次穆而不得上同於景成之行為非又謂排列之時顯宗雖在穆宗之下當遷之時當與景成同遷此恐不然此當以為君之先後定之世數未滿不當徑遷矣然則周亮之議不可非也且麗代世室惠宗佐太祖統三韓功業不少成宗制制度致太平文治可觀則此二君可當不毀之廟而成宗無後顯宗傳世故後人皆以顯宗當之不言成宗誤矣且顯宗得國不正恐不可與論於世室矣今執事又遺惠宗不舉豈非臨位無可稱而然耶大抵宗廟之禮兄弟

同班則無親未盡而祧者矣旁親則滿五世而當遷不當論親之盡未盡以非正統故也如麗穆宗之於宣宗是也(穆宗於宣宗為再從姊服未盡之親)又有已祧而復入廟如唐代宗之於宣宗是也(武宗以代宗親盡故祧宣宗即位以代宗為高祖故復入廟)此變例也盛問之下不敢自外妄獻瞽見伏乞更賜明教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三